

裏 那 在 權 人

譯 編 社 版 出 門 金

版 初 日 五 十 月 八 年 一 四 九 一

人 權 在 那 裏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卅 年 八 月 十 五 初 版

編 輯 者 金 門 編 譯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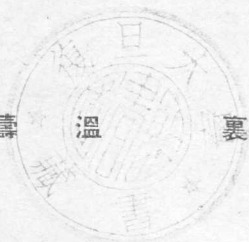
出 版 者 金 門 出 版 社

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店

每 冊 實 售 國 幣 九 角



人 權 在 那 裏 溫 濤



目錄

人權運動的理論

人權運動綱領.....周鯨文(一)

黨派與人權.....韜奮(五)

人權運動就是加強抗戰力量.....茅盾(九)

人權運動與三民主義.....張友漁(一〇)

人權運動與民族解放.....沈志遠(一六)

摧殘人權的事實

從張學良的自由談到解決國共糾紛.....周鯨文(二四)

馬寅初「奉命考察」的前前後後.....丁一(二九)

談人權運動想起吾友馬寅初和朱曼.....吳涵真(三四)

集中營的故事.....洪波(三五)

摧殘新聞界人權之一例.....長江(四一)

萬人關懷的張學良將軍·····	于毅夫(四八)
從人權運動談到楊虎城將軍·····	建武(五六)
黃顯聲軍長是怎樣被捕的·····	董圻(五九)
華僑教育界迫切需要人權·····	求真(六一)
從華僑集中營裏逃出·····	賈人(六六)
補充連·····	啜芮(七三)
所謂東北青年教育也者·····	張振(七七)
這是什麼世界呀，朋友·····	朋碩(七九)
五月的鮮花·····	史之達(八一)
摧殘人權的思想統制與青年遭際·····	鐵真(八六)
	編者(九〇)

後記

人權運動的理論

人權運動綱領

周鯨文

我們——中國善良的人民，爲了挽救國家民族，爲了恢復自己作人的權利，而對着祖國的危機與黑暗，不能不喊出憤怒的吼聲，不能不表示鬥爭的行動。

近百年來，中國國家已淪入半殖民地狀態；幾千年來廣大的人民是被統治於少數者的手裏；到了我們的時代，封建殘餘還是摧殘我們的自由，還是蹂躪我們的權利。我們是外受強權主義的凌辱，內受封建勢力的壓迫，這種凌辱是國土的淪喪，國權的喪失，人權的剝奪；這種壓迫是無理的統治，非法的統治，人權的淪沒，這種黑暗我們不能容其存留於祖國的天地。

我們將和我們祖先一樣英勇，保持繼續這偉大的民族，以我們的全副精力反對強權完成民族革命的偉大任務；我們以人的資格努力奮鬥反對專制完成互相爲治的民主革命；我們更以人的資格，在同胞及人類平等的立場，取消人剝削人的系統，而完成大衆福利的經濟制度。這三種偉大理想均得在人權方面尋得公正的基礎。我們作人的權利得到充分發揮，能使我們的人力物力智力全盤的供獻於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我們的人權充分得到保障，國內才能表現共同進步的和諧狀態，大家共同負責國家的事務；我們的人權得到保障，主與奴的關係才能從未來的中國史上刪除。

爲了挽救國家和民族，爲了恢復我們作人的權利，我們對外誓必堅決反對強權，尤其是抵抗侵略我們的帝

國主義；對內，反對封建勢力，專制獨裁；反對絕對主義，即反對文化的統制，思想的統制，學習的統制，教學的統制，同時更反對束縛人的舊道統。反對「私立公堂」，反對特務警察的越法橫行；反對惡貫滿盈的貪官污吏。最重要的，我們反對人剝削人的經濟制度。

這種種反對，表示我們的反抗，表示我們要求神聖不可侵犯的作人的權利。

人的社會最崇高的意義，就是使每個人都活得美滿愉快，都能活得像人，奴隸的社會不只是殘忍悲慘而且最終都是沒落的收場。只有使每個人都活得像人，這個社會才有光明。人的權利雖然是因為是人就有這種權利，而這種權利的保障不只求之自己，而且是求之個人間彼此的尊重，尤其求之於個人組成的社會予以保障。沒有社會，個人將不能營謀共同的生活，更不能求得權利，保障。國家為人民營謀共同生活，維持社會秩序的組織，她的權力是發源於組成這個團體的份子，也可以說是共同意志的表現。國家的存在是為人，不是人的存在而為國家。但是人們常為國家利益作出很大的犧牲，其根本動因就是因為團體的利益包含了個人的利益，公的利益包含了私的利益。國家是人民自己的團體，人民有維護自己團體的責任。

歷史告訴我們，很多場合，國家的權力把持在少數人的手裏，而且這少數人作些有害大多數國民的利益。這是違反國家存在的目的。政府不過是執行國事的機關，國事是全國人民的國事，違反大多數人利益的國事，就是軌外行動，是侵奪的行為，人民有反抗的責任。誰若把國家當作一己的國家，或是誰把執行國事的政府當為少數私黨私派的政府，而作盡違害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意志，就是全體人民的公敵。國民有絕對的反抗權利。我們每個人是為自己活着，同時為別人活着，這是充滿着偉大高尚的意義。我們怎樣活着才能成爲一人，而且怎樣活着才能使我們的社會是崇高的社會？國家是為人羣謀求福利的組織，政府是執行國事的機關，這要以我們作人的權利伸張到如何程度作為評定的標準。我們以人的資格及國民的身份，在公共生活中必須享受下例的基本權利。

一、個人生命權

每個人都有生活的權利，個人間彼此都有遵守這個權利的義務。國家及其機關非依民意

決定的法律，不能任意剝奪這種權利，其他團體更不許侵犯這種權利。

二·身體自由權 每個人都有身體行動的自由權，只須不違反民意決定的法律，個人可以自由行動，自由旅行，政府不得非法逮捕或監禁。所謂「特務」侵害人民者，人民得以匪盜相對，可自衛處置。

三·居住自由權 每個人都有安靜居住不受侵擾的自由權利，不依民意決定的合法手續，軍警憲兵，絕對禁止闖入民宅。所謂「特務」侵入民宅者人民得以盜賊相對，可自衛處置。

四·思想自由權 每個人有思想自由的權利，也就是有研究探討學術思想的權利，舉凡教學，學習均不能受有限制，政府機關或黨團不得以武力或其他手段干涉。

五·言論出版的自由權 每個人都有言論出版的自由權，演講不得監視，出版不受檢查，政府機關及黨團不得濫用職權橫加干涉。至於違法的言論出版，由當事人負責。

六·信仰的自由權 不同信仰的人們彼此容忍存在，政府或黨團不得強迫人民信仰一定的宗教，或強迫信仰一定的主義學說，更不得強迫入黨。

七·集會結社自由權 每個人均有與志趣利益相同的人們舉行集會結社之權，凡不違反社會福利，或不立即擾亂社會治安的集會結社，均不受限制，政府或黨團不得橫加干涉。

八·職業自由權 每個人都有擇業及工作的權利，政府或黨團不能強迫令人就業，也不能用種種手段迫其失業。

九·公開審判權 每個人的行動若觸犯國家法令時，均有正式公開審判之權。「私立公堂」，「特務法庭」或軍警機關均不得審判人民。被捕人不得拘留於軍警機關，廿四小時之內必須送交正式法院，並且

被捕人或其親屬得向逮捕拘禁地之法院聲請提審。在公開審判時被告有權聘請辯護人。

十·反對暴力權 每個人均有反對暴力的權利。無論政府黨團或私人以暴力加諸人者，被害者得有自衛的反抗，並得依法提出控訴。

十一·最低生活資料的享用權 每個勤勞的人們有權取得最低生活條件的保障，這種規定的每個人最低的生活資料是以國家的財富作為公平分配的標準。

十二·管理國家事務權 每個國民以其為國家組成的份子的資格，均有權管理國家事務，其管理的方法，直接的為民選政府的產生，間接的是對國事隨時監督發表意見。

我們宣佈了人的基本權利，沒有這些作人的權利，我們便難相信自己能活得像人，更不能想像何謂愉快的生活。這些權利不只是保證我們活得是人，而且是社會進步，文化開展的先決條件，並且這些條件，充分發展之後，民族的解放，才可期望；國家的所謂偉大，才有了正確的基礎。我們相信自由人的社會是有光明前途，他們會斟酌批判給文化思想尋取正當的趨向，他們會以自己的經驗利益作為前進的南針。自由人的國度才能美滿和諧，奴隸的社會不會有偉大的奇蹟！

我們以生活的經驗，瞭解了我們處在的社會，會深刻的瞭解了祖國的危機及黑暗重重，面對着這種現實嚴正的提出了我們作人的基本權利。現在留待我們的，只有行動。爲了這正大光明的任務，我們是不能吝惜任何犧牲代價，我們這羣善良的中國人，不分老少，不分性別，不分種族，不分階級，誓爲這光明前程而鬥爭。舉着我們的火炬，照耀着每個黑暗的角落，讓我們的雄壯的呼聲震響每個沉靜的地域，讓我們四萬五千萬人齊作獅子的怒吼。我們的人權，祖國的光明，是握在我們偉大的行動裏！

展開人權運動，爭取民主政治。

柳亞子

黨派與人權

韜 奮

一 黨派團結在抗戰建國上的意義

我們要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必須面對現實。現代的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抗戰建國，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已成爲全國同胞的共同目標。所謂抗戰，具體地說，是要驅除××帝國主義於中國國土之外；所謂建國，具體地說，是要建立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國。這二個偉大事業（也可以說一個偉大事業的兩面），其成敗利鈍，是全國各階層所共同休戚相關的；這二個偉大事業的成功，也必須由全國各階層共同參加，共同努力奮鬥，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這是現代中國的現實，我們必須面對着這種現實。換句話說，中國的抗戰建國的偉業，不是任何一個階級所能包辦，必須全國各階層爲看共同的目標，精誠團結，共同奮鬥。中國的抗戰被普遍地稱爲「全民抗戰」，這是很重要的意義。所謂「全民」，即不只是一個階級，而是包括着全國的各階層。其實依現代中國的實際需要，不但抗戰是全民抗戰，建國也是全民建國。我們所要建的現代的中國，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德意，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蘇聯，而是由全國各階層共同參加共同努力的中華民國。

黨派是爲着它所代表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而奮鬥的！現代中國的抗戰建國偉業既不是任何一個階級所能包辦，那末中國在抗戰建國的共同努力中，不可能採用德意式的一黨專政，也不可能採用蘇聯式的一黨專政，惟一可能的途徑是採用各黨派同時並存與團結合作的民主政治，是很明顯的了。這是我們首先要說明的第一點。有些人說我們所注重的是國家民族的利益而不是黨派利益，這句話從表面上看來是很冠冕堂皇的，而且欺騙的作用是相當大的。國家民族的利益，凡是身爲中國人而不是漢×的人，誰不竭誠衛護？如果有黨派違反了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只顧到一黨一派的私利，凡是身爲中國人而不是××的人，誰不堅決反對？這些都是不成

問題的。我們所要指出的是：抗戰建國的成功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也是全國各階層的共同利益，如所代表的階層利益而奮鬥的抗×各黨派，它們所爭取的利益不是和國家民族的利益處於對立的地位，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國在發動全面抗戰之後，全國各階層所以能形成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局面，最重要的基礎就在這一點。我們所說的各黨派，當然是指抗×的各黨派，也只有抗×各黨派的利益才是與國家民族的利益能融合在一起。所以汪××和他的走狗們儘管在那裏嚷着什麼黨派，我們絕對不能承認，就因為他們所代表的利益是和國家民族的利益絕對不相容的。現在有些人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有意把「黨派的利益」和「國家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由此企圖否定抗×的各黨派存在，仍然做着不適中國實際需要的一黨專政的迷夢，這不但極端侮辱了抗×各黨派，而且也在實際上破壞國家民族的利益（至少客觀上是這樣），他們的這種陰謀，我們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是必須加以迎頭痛擊，完全把它揭穿。這是我們要說明的第二點。根據上面的研究所得的結論是：抗×各黨派的存在和合作，是現代中國在抗戰建國上實際的需要和要求；抗×各黨派的存在和合作，是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努力奮鬥的。

二 人權保障與黨派團結

中國抗戰建國的偉業，不但在實際上的客觀要求上須由抗×各黨派的合作努力，而且在事實上已有着抗×各黨派的存在，舉其已有的名稱，除在朝的國民黨外，則有中國共產黨、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救國派、職教派，村治派，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心理上的幻想。在實際上的客觀要求如彼，在事實上已有着各抗×黨派的存在如此：供求相應，黨派團結似乎是可以不成問題的了，爲什麼現在還有黨派團結的問題待解決呢？這個答案須在人權得不到保障這一癥結中去尋找！

如果允許我們揭開天窗說亮話，在目前的中國，在形式上雖有人權保障，在實際上却沒有人權保障可言。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之下，黨派團結受到嚴重的打擊。

爲什麼說只在形式上有人權保障呢？例如關於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原有下述的規定：「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又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除現刑犯外，拘捕時必須有法院所出的拘票，執行時必須以拘票示被告。但實際上如何呢？「任意拘捕至於數月逾年之久，不予審問，或忽然遂無消息，或幸邀釋出，而終茫然不知其所以被捕之由，或知之矣，而腐心嚙指，申訴無門，畏縮吞聲」（見沈參政員鈞儒在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中所提「請政府重申命令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在實際上只須藉口「異黨份子」，便可由「特務」隨便加以「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固無論有許多並非「異黨份子」而只是被冤被誣的「異黨份子」，即退一萬步說，確有「異黨份子」，只須同在抗×旗幟之下，也無罪狀可言。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十四條明白規定「人民有結社，集會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抗戰建國綱領對於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亦有「合法充分保障」的規定。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宣言，也莊嚴地宣稱：「各黨各派，亦咸捨小異而趨大同，翊贊統一，共同救國」。一方面在形式及公開承認「結社自由」公開承認「各黨各派共同救國」；另一方面在實際上却對所謂「異黨份子」加以壓迫摧殘！

除身體自由，結社自由在形式上有保障在實際上無保障外，關於言論出版集會等等最低限度的其他人權，也有同樣的情形。青年黨領導人之一的會琦先生（同時是代表青年黨參加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曾在抗戰三週年紀念時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分寄參政會同人及中樞各黨政要人，並分寄各報投稿。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復信對會先生大加慰勉，說會先生在該文中所發表的意見不是個人的私言，乃是天下的公言，可是該文却被審查老爺刪除大半，（尤其是關於憲政的一段）青年黨另一領導人左舜生先生會以此事實質問某黨國要人，他坦白地回答他說：「就是因爲又提起什麼憲政！憲政運動好容易消沉下去，怎麼好讓他捲土重來！」這雖是某要人以私人友誼的立場，對左先生作老實的回答，（因係私人談話，所以這裏不舉出說者的姓名，雖則記者是知道的）但他

的判斷却含有很嚴重的意義。關於憲政運動的文章都須在大加刪除之列，黨派團結又如何有鞏固的可能呢？

三 黨派團結與人權保障

人權必須得到保障，然後才能鞏固黨派團結，已如上述，在另一方面說，只在黨派團結，對國事共同參加共同努力的情況之下，人權保障才能繼續得到實際的保障；這兩方面是有着相互的影響。

這理由可分爲二方面來說。一方面，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全國人才並不限於任何一個政黨，如以「一個黨」爲國人行政的標準，排斥其他黨派的人才，「現在因不願被壓迫加入國民黨做黨員而打破飯碗的事太多了」，對於全國政治的改善，當然有着很嚴重的打擊，因此即在國策上在公文上充滿着保障人權的話語和老套，摧殘人權的事實還是要層見疊出。這種情形的令人痛心，當前的鐵一般的事實是任何不說假話的人所不能強爲掩飾的。一方面我們看到煌煌保障人民權利的三令五申，看到國民參政會中對於無數保障人民權利的決議，對於要求切實執行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及抗戰以後全國熱烈擁護的抗戰建國綱領的決議；在另一方面，各級機關的服務人員，尤其是主要負責人，只是敷衍塞責，甚至所行恰恰相反！

其次，現代中國的抗戰建國的利益既然是全國各階層的利益，對於這利益的切實保障，必須由代表各階層利益的抗×各黨派共同担負起來，才能收到實際的效果。在「一黨專政」，同在抗×陣營中的其他黨派都在被排斥，甚至被壓迫摧殘的情況之下，監督實行的作用即使不是全無，也極有限。這並不是說國民黨完全不能領導，我們並不否認國民黨中有着賢明的份子，我們都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戰建國，但是國民黨中有着不少「喫教騙子」，就是國民黨報也很坦白地承認。在以前「官僚政治」之下，「官官相護」成爲一時的風尚，現在是一黨專政之下，「黨員相護」也是很風行的，他們裏面會有人老實這樣說：「某某是好的，但不是本黨的同志；某某是不好，但却是本黨的忠實同志。」章乃器先生在安徽辦財政，成績斐然，終因爲「不是本黨的同志」而被排斥，他在安徽所揭發的某貪污大吏，便因爲「是本黨的忠實同志」而終獲保全。在章先生被免職到戰時首都以後，上述的二句話就從黨部方面傳了出來。這種情形只有在抗×各黨派共同參加政治，共同監督之下，

才有消除的可能。這樣不但能達到切實保障人權的效果，而且對於國民黨也有很大的裨益，因為可以助它制裁「喫教騙子」，使它更臻健全，直接於國民黨有益，間接也於國家民族有益。（這就是就國民黨的觀點說，如就國家民族的觀點說，那是直接於國家民族有益。）

人權得到保障，才能鞏固黨派團結。黨派的團結合作，可以繼續保證人權能切實得到保障。

人權運動就是加強抗戰的力量

茅盾

人權的要求，是人人共有的，不僅文化人或知識分子有之。

老百姓不懂得有所謂「人權」二字，但不能說他們就盜有這要求。

古代羅馬帝國席數世之餘威，然而不能抵抗北方蠻族的侵陵，因為羅馬帝國的奴隸不願為與他們無關的「帝國」拚命，羅馬帝國的統治者給他的奴隸的，只是鐮鎗，沒有「人權」。

在中國，秦氏族統一了天下以後，六國的人民無形中降為奴隸；漢高祖與民約法三章，雖然沒有從正面保障人權，但既盡去秦苛法，可知是解除了障礙人權的一些法規，而這就成為漢得天下的政治資本。

這些歷史上的陳蹟，在今日依就值得我們深思。

今天中國是在抗戰，抵抗民族的最殘暴的敵人，民族意志的發皇，是抗抵能持久而且取得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這原是不錯。然而也不要以為只須民族意識便可百事齊備，敵人在淪陷區的欺騙麻醉的工作，有非空洞的民族意識的宣傳所可抵制，老百姓雖沒有學問，却懂得人與奴之分，敵人要使他們為奴，我們便當稱他們為人，給以人權，使為自己的主人公，明白了是給自己打仗，那就是持久抗戰的必要之道，所以在今天提出「人權運動」就是加強抗戰的力量。

人權當是人人共有的要求，不是文化人或知識分子所獨有。但人人都有人權，在今天的必要，人權與抗戰的關係，所以解釋人權運動何以就是加強抗戰的力量，擴大普遍人權運動，則不制不是文化人知識分子的責任。

人權運動與三民主義

張友漁

什麼是人權？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詮釋明白。美國獨立宣言說：「人類生而平等，並帶來許多不可轉移的權利，就中，最顯著的，是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法國人權宣言說：「人生而自由，人的權利應當平等」。這是最基本的，最古典的，曾經發生實效的，關於人權的意義的說明。它指出只要是一人，便應該享有平等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這些「權」是天賦的，是與生俱來的；不許侵犯，不許剝奪。倘被侵犯與剝奪便必須起而作保障它的鬥爭，否則實際上便不成其爲「人」了。在當時反封建壓迫的民主革命運動上，這種「天賦人權說」確曾發生偉大的摧毀惡勢力的效用。但它的理論基礎和事實根據，自今天看來，却都是不穩固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這就是說，國民黨所要領導革命民衆爭取的，是民權，不是人權。民權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不是天所賦與而是人的鬥爭的成果。固而「國民黨的民權主義」雖「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但究竟只有「民國的國民」才能享有「民國的民權」，「反對民國之人」雖然是「人」，民權却沒有他的份，無疑地，這種主張，無論在理論上或事實上，都是正確的。

那麼，我們今天強調人權保障，提倡人權運動，是不是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乃至孫中山先生的整個三民主義抵觸而自陷於「天賦人權說」的謬誤呢？不是。

關於這，我們首先必須了解民權和人權的相互關係。正像在現代國家中，除却背叛國家的叛徒和壓迫人民的民賊以外，「人」同時就是「國民」一樣，「人權」也同時就是「民權」。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不能分割，不能孤立，更不是互相對立，互相矛盾。人是政治的動物，實際上，不能和政治脫離關係，在現代國家內，我們不能想像還會有入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也就是說，超出政治範圍以外，不受政治影響的孤立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你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政治力却可使你日出而息，日入而作；你要「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政治力却可使你不鑿井而得飲，耕田而不得食。「人」需要生存，需要自由，需要幸福，而能不能獲得保障和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則為政治力所決定。「人」要獲得和保障這些權利，便不能不訴諸政治鬥爭。一訴諸政治鬥爭，便已不僅是以「人」的資格登場，同時也是以「國民」的資格登場，而成爲鬥爭目標的所謂「權」也就不僅是「人權」，同時，還是「民權」了。一般所謂「人權」的內容同時也構成了所謂「民權」的主要內容而成爲「國民的基本權利」。國民的其他權利雖隨着國家和時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這些基本權利則在一切承認民權的國家，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限制的程度和適用的範圍罷了。因此，人權運動也可以說就是民權運動。事實上，民權運動常以人權運動爲起點，而人權運動也必然發展爲整個的民權運動。我們不能說人權運動和民權運動有所抵觸。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以特別指出：「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只不過是要說明民權是政治鬥爭的成果而不是天賦的東西，因而也只有「國民」能夠享受民權，背叛民國的人不能享受民權罷了。決不能解釋爲反對爭取和保障人權的這一運動的本身。

二

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講演中，曾批評「天賦人權說」；曾指出中國革命的口號應該是三民主義而不應該

是自由平等，曾主張在中國應該爭民權不應該爭自由平等。他說：「盧梭一生民權思想最要緊的著作是民約論。民約論中立論的根據是說人民的權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賦的權利，不過人民後來把天賦的權利放棄罷了。所以這種言論可以說民權是天生出來的。但就歷史上進化的道理說，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出來的。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並沒有盧梭所說的那種民權事實。這就是盧梭的言論沒有根據」。他說：「我們革命黨向來主張以三民主義去革命，而不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是很有深意的；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自由，美國革命的口號是獨立，我們革命的口號就是三民主義，是用了很多時間，做了很多工夫才定出來的，不是人云亦云」。他說：「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法也就不同」。他說：「中國革命黨不主張爭平等自由，主張爭三民主義」。他說：「美國法國革命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把平等爭得了，到底是不是和自由一樣，也生出許多流弊呢？依我看起來，也是一樣的生出許多流弊。由於他們已往所生流弊的經驗，我們從新革命便不可再蹈他們的覆轍，專為平等去奮鬥，要為民權去奮鬥」。他說：「我們革命不能夠單說是爭平等，要主張爭民權」。這是不是根本鄙棄作為人權的主要內容的自由和平等，而反對爭取和保障人權的所謂人權運動呢？不是。

中山先生所以批評「天賦人權說」，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特別指出，「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的意思一樣，是因為他沒有穩固的理論基礎和事實根據，而且強調「天賦」的這一點，在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運動上，也將發生不利的影響。他並不是根本鄙棄人權，反對人權運動。他在批評「天賦人權說」之後，立刻替盧梭辯護，說：「盧梭說民權是天賦的，本來不合理。但是反對他的人，便拿他那一句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反對民權也是不合理。我們要研究宇宙間的道理，須先要靠事實，不可專靠學者的言論。盧梭的言論既沒有根據，為什麼當時各國還要歡迎呢？又為什麼盧梭能夠發生那種言論呢？因為他當時看見民權的潮流已經湧到了，所以他便主張民權。他的民權主張適合當時人權的心理，所以當時人民歡迎他。他的言論雖然是和歷史進化的道理相衝突，但是當時的政治情形已經有了那種事實。因為有了那種事實

，所以他引證錯了的言論很是被人歡迎。至於說到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這可以看到他的真意所在。

本來，中國是被外力壓迫，搾取，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她所需要的革命不僅是對內的民主革命而且是對外的民族革命，不僅要打倒代表封建勢力的軍閥，而且要打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外力。因此，不能從外力的壓迫，搾取和侵略之下，得到解放，則對內的民主革命的勝利，也就沒有保障；爲了保障民主革命的勝利，不能不同時努力民族革命的成功。從這一觀點出發，中山先生特別着重指出，「中國現在是做十多個主人的奴隸。所以現在的國家是很不自由的。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做成一個大堅固的團體。這非有革命主義不成功。我們的革命主義便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這一個大團體能夠自由，中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能真自由」。我們因爲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爲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一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這是很有意義的。然而中山先生所要「大家犧牲」的自由，只是「太過」的自由，「一片散沙」的自由，也就是擊壤而歌的和政治漠不相關的自由，特別是一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的背叛國家的自由，因爲這些自由是妨礙民族革命，破壞民族革命，其結果也正是使各個人喪失自由，淪爲奴隸的假自由。至於作爲人權的內容同時也是民權的主要內容的自由權利，中山先生是十分尊重，決不輕易要求「大家犧牲」的。他認爲「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兩方面」。好的自由是民權所包含的自由，是應該爭取的自由。他說：「最初歐美人犧牲生命本來是爲爭取自由，爭自由的結果才得到民權」。這說明民權是自由的結果，自由是民權的內容，他尊重民權自由，也就是尊重自由了。他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中說：「我們因爲要實行三民主義所以不得不照中國的現狀，依人民的要求，來規定這個政綱。人民所做

不到的，我們要替他們去做；人民沒有權利的，我們要替他們去爭；所以三民主義是爲人民而設的，是爲人民求幸福的。」那麼，政綱中對於人民的自由權利，會有怎樣的具體規定呢？如一般人所周知，它規定着：「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完全自由權」是中山先生要替人民爭取的，那裏能讓人民輕易犧牲呢？

關於平等，也是同樣。他說：「用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法國革命的口號來比較，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又說：「我們革命，主張民權，雖然不拿平等做標題，但是在民權之中便包括得有平等」。他批評漢口工人錯講平等的流弊時，會指摘他們不懂得「政治和經濟兩個問題總是有聯帶關係」，致提出「只求麵包，不問政治」的錯誤口號。他認爲「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國家裏頭無論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所以革命不能夠單說是爭平等，要主張爭民權；如果民權不能夠完全發達，就是爭到了平等，也不過是一時，不久便要消滅的」。可見他所反對的平等是脫離政治的平等，是妨礙民權的平等，而不是成爲民權的主要構成部分的平等。同盟會的政綱說：「凡爲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足證政治上的平等是中山先生老早便已主張的了。

中山先生不拿爭取自由平等去號召革命，而拿實現三民主義去號召革命，決不是把自由平等和三民主義對立起來，以實現三民主義取消自由平等。恰恰相反，實現三民主義正是爲要爭取和保障自由平等。他說：「中國革命黨不主張爭平等自由，主張爭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能夠實行，便有自由平等。」又說：「眞平等自由是在什麼地方立足呢？要附屬於什麼東西呢？是在民權上立足的，要附屬於民權。民權發達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長存。如果沒有民權，什麼平等自由都保不住。所以中國國民黨發起革命，目的雖然是要爭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義和口號，還是要用民權。因爲爭得了民權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實，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實在包括於民權之內」。這還不夠說得明白嗎？中國革命的目的原是要爭平等自由，但爲了眞能爭取和保障平等自由，不能不以三民主義特別是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爲號召。這不僅是主張問題而且是策

略問題。中山先生自己說：「中國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這些地方，如果將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氣，便是離事實太遠，和人民沒有切膚之痛，他們便沒有感覺，沒有感覺，一定不來附和」。就是說，爲要發動廣大的人民參加革命，在當時，僅以爭取自由平等爲號召是不適宜的。但時代變了，人民需要自由平等了，則提出保障人權的口號，發動保障人權的運動，却正是人民所迫切要求的。

就對外實現民族革命爭取民族解放一點而言，爭取和保障人權的運動，在人權被蹂躪的今天，也不是沒有必要。儼民族革命和民主運動不可分離的一樣，對外戰爭和人權運動也有着密切聯繫。妨礙民族革命，破壞民族革命的自由平等，固然是要不得的；但把成爲國民的基本權利的人權完全剝奪，根本取消，也同樣足以妨礙民族革命，破壞民族革命。因爲愈能保障人權愈能使人民擁護和參加民族革命的對外戰爭，而蹂躪人權的結果，則適足以促成對外戰爭的失敗。

三

如前所述，人權運動和三民主義並沒有什麼抵觸。中山先生的任何言論都決不能做爲反對人權運動的根據。不錯，現在是抗戰時期，應該「力量集中」。但人權運動並不是阻礙「力量集中」，却正是促成「力量集中」。中山先生是主張拿革命的三民主義把四萬萬人集合起來，成爲一個大團體，並不是主張用暴力的專制政治去強迫人民無條件地服從。只有革命的三民主義才能有集合四萬萬人的力量，暴力的專制政治徒足以招致國內的紛亂和分裂。因此，針對着蹂躪人權的暴力的專制政治而起的人權運動，不僅不違背「力量集中」的原則，而且正是克服紛亂和分裂的危機，以促應真正的力量集中的必要運動。

人權運動與民族解放

沈志遠

一 人權運動之史的由來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初期，在原始公社制的社會內，人類原來是絕對平等，絕對自由的。當時公社的分子，不論男女老少，個個都得勞作，個個都可享受。在那裏沒有特權，沒有統治；沒有主，也沒有奴。公社分子，每一個都是平等的人，誰都不能壓迫誰。因而少數腦滿腸肥濫作威福，大多數人飢寒交迫受人奴役的那種近代「文明」世界的怪現象，在原始公社時代是絕對沒有的。在那時，人權是自然而然得着保障，它是完全不成問題的，因而也就根本無需乎人權運動。

生產手段（廣義地說是財產）的社會公有制，使得社會成爲一個和衷共濟自由平等的統一體；這裏沒有階級的鴻溝，沒有人對人的剝削。因而就不可能產生特權和壓迫。

人權之成爲問題，只是當整個人類演化成爲非人類——極少數人變成魔，極大多數人變成奴——的時候。古羅馬帝國末期，有奴隸大眾對奴隸主的暴動；西歐中世紀末期，有農奴大眾對封建主階級的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到十七八世紀則有英法等國的新興市民階層反抗封建專制的革命鬥爭。我們中國則有十九世紀中葉赫赫有名的太平天國運動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震驚世界的「五四」運動。這些都是歷史上轟轟烈烈的人權運動。不過人權問題並不是人類一脫變爲非人類時就立即發生的。在奴隸制社會，或封建制社會的初期，由於社會階級的對峙，剝削和壓迫這類事情的存在，人權問題固已同時存在，但它祇在潛在着，而尙未爆發出來。人權問題之成爲公開的問題而爆發爲實際的戰鬥，只是當大多數人的非人生活達到忍無可忍的時候。

再者，人權問題之成爲革命鬥爭的實際運動，又不是一開始就是自覺的。它是從自發的發展到自覺的，從

無綱領無組織的發展到有綱領有組織的。羅馬帝國的奴隸暴動，中世紀末的農民戰爭和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大半都是自發的爭人權的運動。反之，英國的憲章運動，法國的大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等，却是自覺的革命的人權運動。

人權問題之成爲一個自覺的革命運動，正式地雖始自十七八世紀，但是人權覺醒的開始，（即人權運動的萌芽）却早自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代。十四世紀時，英人威廉·奧康（William Occon）等即主張法權應由人民代表機關來行使，君主只能執行屬於行政範圍的職務。他們認爲國權的主體是在人民全體，治者須於被治者承認之下，始得執行其政務。這些民權思想（因而亦即人權思想），就是歐洲中世紀專制黑暗統治之下人權覺醒的最早表現。

十六世紀以後，歐洲的思想界從宗教改革發端而走進了思想革命的時代。所謂上帝之前人人平等，爲擁護自由而對抗暴虐者的思想，在當時已普遍流行。到十七世紀，密爾頓（John Milton）創立了天賦人權和自由主義的學說。其後，經過十八世紀英國古典學派的經濟思想，法國福祿特爾、孟德斯鳩、盧梭這幾位思想家的社會政治學說，以及狄德羅、拉羣特利，荷爾巴赫、赫爾維齊的哲學唯物論思潮，而總合地結晶成爲一七八九年八月法國革命的立憲會議所公佈的「人民和公民權利宣言」（簡稱「人權宣言」）。宣言的要旨是：宣佈個人自由，財產所有權，身體安全和反抗壓迫，都是天賦人權；人類生來就有平等自由的權利，不違反公共利益者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應成爲公眾意志之表達，因而在法律前人人都是平等。到這時，階級社會歷史上的人權運動算是發展到了最高點。

從文藝復興到法國「人權宣言」的發表，是表示西歐新興市民層從中古黑暗迷夢中的覺醒以達於完全征服封建專制的黑暗統治而獲得自身的完全解放。這個延長到一兩百年之久的革命人權運動，確實具有非常偉大的全世界性的歷史意義。

人權運動的中心意思就是由於所謂「人的發現」而要求衝破奴役人的皇權和神權而提倡自由平等的人權。

這就是十七八世紀的那種人權運動的歷史局限性，它的不徹底性和虛偽性。

二 今日人權運動的特質

隨着歷史的過渡到新時代——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隨着資產者羣的歷史使命的完畢和一種嶄新的真正人類的（從非人類重新歸復到人類，但已非原始公社之再現，而是更高級的平等社會了）科學社會主義社會的孕育成熟，全世界被壓迫者羣的人權運動，也起了質的變化。從一九一四——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再分割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完成以來，整個世界歷史，開始改變了方向，人權運動者以完全新的姿態出現。第一次大戰和十月革命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從此時起，世界被壓迫者的人權運動，已不復是十八世紀的而是二十世紀的人權運動了。

二十世紀的人權運動跟過去的人權運動比較，不論在性質上，在規模上，在任務上或在對象上，那完全不同了。就運動的性質言，歐洲十八世紀的人權運動是市民階層推翻封建專制，爭取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主要手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一股主要潮流。現代的人權運動則由於歷史條件的完全不同，必然是資本制下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及其所領導的勤勞大眾聯合向世界的資本貴族金融寡頭清算革命，以爭取科學社會主義之實現的主要手段，它必然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者的社會大變革中的一股主要潮流。

就運動的主導和規模言，十八世紀的人權運動的主導者無疑地是代表在當時進步的新生產方法的資產者羣，參加運動的是大多數「第三等級」的人，後者中的農工大衆是被前者領導的利用；他們還是無組織無自覺的「自在」力量，所以不能發生主導的決定作用。到當前的新時代，從前的新生產方法已經變成破舊腐朽的生產方法，資本主義擔當著的進步作用老早就告完盡，而且早已變成歷史車輪前進路上的阻礙物了。在另一方面，產業的無產階級却成了業已成熟的新生產方法的負持者，他們的社會地位和階級利益迫使他們成爲新制度之實現而鬥爭的最勇敢最堅決的戰士。因此，人權運動的主導權不能不落到產業無產階級的手裏去，而在它領導之

下勤勞人民全體，都將成爲運動的積極動力，而且運動本身又是含很濃的國際性的，運動的規模是比以前的大得多堅強得多了。

再就對象和任務言，十七八世紀歐洲的人權運動對象是專制帝王，封建主，僧侶和貴族，即一切封建的特權者；它的任務是要「用另一種不平等去代替舊的不平等，用另一種剝削制度去代替舊的剝削制」。這樣，在「天賦人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類口號掩飾之下，實際上只有壟斷生產手段的市民層獲得了全部的人權，不但人權並且還獲得統治權和壓榨權；幫它奪取政權的勞動者羣，則不但實際沒有享受人權的幸福，反而×××××◇×××——工錢奴隸制的××。所以，我們要補充前面說，十八世紀的人權運動的任務是在用工錢奴隸制去替封建農奴制，結果大多數人依然沒有擺脫「奴」的地位。

二十世紀的人權運動，在其鬥爭的對象和任務上是完全不同了。它的對象已不是狹窄的一國之內之橫暴者，而是統治和奴役全世界人類的少數獨佔魔王和金融貴族，及其在各國政治上表現不同的（有公開的法西斯的血腥獨裁，也有穿着「民主」外衣的新專制主義）暴力統治。它的基本任務是在爲百分之九十九的極大多數人謀真正的平等自由；用真實的平等去代替今日以前的不平等，用根本消滅人對人的剝削去代替今日以前的剝削制。只有解除一切人對人的剝削，人類才有真正自由平等可言。這樣，人權運動就實現了它的最後目標：把人類從人爲的奴役制上解放出來，消滅人類非人類化的怪現象，重新恢復到人類的「本來面目」。到那時，人類的權利才能獲得永久的保障，才能無限度地發展起來。

以上所講，都是關於今日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權運動的特質。今日中國的人權運動怎樣呢？中國是世界的中國，它也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鎖鏈中的一環，在基本的方向上，中國今日的人權運動該不能和世界有所分歧。但是中國雖爲資本主義世界之一環，它自身却不是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它是受外來帝國主義異族侵略壓迫的半殖民地（東北和華北華南的淪陷區，在目前已變成全殖民地）。惟其受帝國主義異族——首先是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的半殖民地，所以中國人民，人權運動的基本任務，首先就不能不和反侵略的民族解放

運動聯繫起來：中國今日的人權運動，不能不成爲當前反侵略戰爭爭取民族最後解放之決定性的動力。

因此，假若說今日歐美各國人民的人權鬥爭只有對內的意義，對內摧毀束縛大多數人的人權的暴政，是直接的、目的性的行動，那末中國當前的人權運動，其主要的根本目的却在爭取民族的獨立與自由，建立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特別在抗戰時期，人民大眾的對內反對一黨獨裁的新專制主義，要求最低限度的人權，爲的並非是想推翻現在的抗戰政權和奪取政權，而是爲要加強這個政權的抗戰力量以爭取最後勝利和實現民族解放。惟其如是，歐美人權運動的戰略前提可能是人民戰線，而今日中國卻只需要民族統一陣線。

自然，中國不僅是個半殖民地，同時就其內部的社會經濟關係來說，它又是個半封建的社會。對於由這種半封建的統治勢力所造成的摧殘人權的現象，中國的人權運動也要予以堅決的反對的。可是在眼前，我們反半封建勢力，也只是把它當作外帝國主義的異族侵略之工具來反對的。

總而言之，今日歐美的（因而也是世界的）人權運動其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的，而今日中國的人權運動其根本性質還是民主主義的，雖然這兩股人權運動的巨流，歸根結蒂是要彙合爲一的。

這便是今日人權運動的特質，這便是今日中國和世界的人權運動性質上的同和異。

三 中國當前的人權運動——民族解放鬥爭之決定的一環

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就眼前論，是「抗×高於一切，一切爲了抗×」；就最近的將來論，是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革命三民主義的共和國。但是要爭取抗×勝利，完成民族解放與實現革命三民主義主義的共和國，決不是靠幾篇「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故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抗戰八股，發表幾篇「我愈戰愈強，×愈戰愈弱，最後勝利已有絕對把握」的宣言演說所能達到的。地大嗎？要地盡其利，必須有人開拓。物博嗎？要物盡其用，必須有人去利用。人口衆多嗎？假使這極大多數的人，都被緊緊地束縛在奴的羈絆上，連說話呼吸和行動的自由都沒有，這衆多的奴，對於國家民族能夠起什麼積極的作用呢？事實上國家的危難必須用人民

全體的力量去搶救；抗×的仗是必須動員人民去打；抗×軍隊必須隨時隨地得到民衆的合作；國家的消費必須從人民身上徵取，經濟建設又必須藉人民的財力物力人力來實現。抗戰也好，建國也好，離開了人民就什麼都幹不了。然而今日中國的人民却完全被排擠在政治的大門之外，甚至連最起碼的人權，如說話，居住，移動，看書，研究，愛國，身體安全等等的權利都被剝奪乾淨的至於一般民主國家的民權如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組黨等自由，那更非今日中國人民所能夢想到的了。試問這樣的人和中世紀專制黑暗統治下的奴有什麼區別呢？把大多數人民壓制得絲毫不能動作，人民的偉大潛在力絲毫不能發揮，試問這樣狀況如任其繼續下去，「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能夠沒有問題嗎？民族解放的神聖使命能夠順利完成嗎？

據說中國的「民主」政治已經成立了三十年了。胡適大使在美國演說時鄭重指出，中國是東亞最早的「民主國」。中國國民黨在歷次會議的宣言，或決議上也屢次聲明「民主政治爲本黨一貫之主張」呀，如何積極準備「還政於民」呀，「目的在實現民有民治民享」呀等等。中華「民」國的人民在紙面上確實是夠幸福夠光榮的了。再瞧罷，「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上還堂堂皇皇地寫着：「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人民全體」呢！那末中國人民依理應該不只是人，而且是中國的主人。可是實際上中國人民不僅不是主人，而且連人的地位都在「官吏至上」「黨部至上」的原則之下被剝奪掉了。

事實呢？許多積極主張抗戰的雜誌報章被封閉的封閉，被迫停刊的停刊了，許多爲抗戰文化服務最積極書店被封閉或勒令停業了。成千成萬經過黨政機關審查通過的合法書籍被沒收的沒收了，禁售的禁售了，在郵局裏扣留的扣留了。大批送到前線去給士兵看的抗戰讀物被運到僻遠的地方去焚燒了。西安、重慶、貴陽、衡陽、曲江等等地方大批愛國青年，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蹤」了。納粹主義的得意作品——「集中營、勞動營等」也居然在「民主政治」的中國大後方各地出現了。學校成了特務活動的恐怖場所了，講學和研究的自由完全被剝奪了。多年來爲抗×救國努力的文化工作者被迫而出亡到海外來了。爲救國的動機而主張對發國難財者徵收臨時財產稅的經濟學權威馬寅初老先生，被押「送到前線去考察經濟」，一去半年而生死不明了。熱心爲

國，忠實信奉國父遺教的柳亞子先生在「污蔑中央」的罪名之下被開除黨籍了。堅決主張抗戰的張學良將軍，抗戰一開始反而沒有他的份兒，也不知被送到什麼地方去「讀書了」。這些便是眼前中國人權遭遇厄運的事實之舉犖大者。

在這種中世紀式的黑暗氣氛籠罩之下，人民的潛在力量，縱然大到所向無敵的程度，正猶如蘊藏地下無人開發的財富一樣，有等於無。人口儘管衆多，力量不讓它發揮，最起碼的人權不讓它享有，結果是全民抗戰變成了一官辦抗戰，民衆動員變成了黨部包辦。這樣不要民衆歧視民衆的政策，對於抗戰前途恐怕是不會沒有問題的。民族解放的勝利前途是必須靠四萬萬活潑自由的人去爭取的。

由上面所述，可知中國民族解放當前階段的內部主要癥結是在大多數人民的人權被束縛被摧殘，民力無由發揮，民氣無由表現。惟其如此，所以我們說「中國今日的人權運動，不能不成爲當前反侵略戰爭和爭取民族最後解放之決定性的動力」。只有眼前這種摧殘人權的政策，四萬萬人共同有份的抗建大業，讓四萬萬人大家有發表意見，探討問題，貢獻力量，組織社團等等的自由，抗建的偉業才能很快地達到「必勝必成」，民族解放的神聖使命才能順利地完成。

有人說爭取人權是對內的行動，今日我們需要一致對外，爭取抗戰勝利，對內的人權鬥爭是破壞抗戰的。是的，人權運動在某種限度是對內的，但是第一，沒有蹂躪人權的對內舉動在前，人權運動即絕對沒有發生的根據；人權運動正是爲要消滅蹂躪人權的對內舉動，以便加強一致對外的民族陣線。第二，正因如此，所以人權運動的「對內性」是有條件的，而它的對外性却是絕對的基本的。前節中已着重指出，今日中國民衆的爭取人權，並非爲想推翻抗戰政權而奪取之，爲的正是想加強這政權的抗戰力量，以爭取最後勝利和實現民族的獨立和自由。

今日中國完成民族獨立自由之歷史使命的決定條件有三：抗戰、團結、民主。就這三個條件講，抗戰是最高的，目的性的，而團結民主却是決定抗戰勝利的必要前提，人權運動並非別的，正是爭取這些必要前提的決

定關鍵。民主政治是爭取抗戰勝利與民族解放的重要樞紐，而人權運動又是爭取民主政治的決定關鍵。

這便是成爲民族解放之決定一環的人權運動的偉大意義。

四 展開人權運動以爭取民族解放之勝利前途

到現在爲止，中國的人權問題雖已十二分嚴重，前進的知識分子雖已聲嘶力竭地盡其呼籲的責任，然而它却迄未發展成爲一個廣大的羣衆運動。固然客觀環境困難，多方面阻撓着這一運動的進行，可是這一運動的迄未展開却是事實。人權運動是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關鍵，民主革命是全民的革命，人權運動也該是全體被壓迫人民的運動；它決不單是少數知識分子文化工作者的事情。只有大多數人民有了人權的覺醒，從而起來積極參加人權運動，它才會成爲一個偉大的力量而促成民族解放的勝利。在這一點上講，所以周鯨文先生所發動的保障人權運動，是值得我們大家起來予以積極支持的。

我們常常聽到說：「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換言之也就是民族解放的必勝必成。不錯，這是每一個中華兒女（國賊除外）應有的信念。我們主觀上必須有此信念，才能推行實現此信念之堅決鬥爭。然而信念究竟是主觀的範疇，客觀的現實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就客觀的趨勢講，一切的鬥爭總有勝和敗的兩個可能前途，民族解放的鬥爭亦然。假如客觀上僅僅只有一個勝利的可能前途的話，那末我們大家只要躺在沙發床上睡覺，還何所用其爭鬥呢？我們要全國同胞一齊起來作生死的鬥爭，就是因爲民族解放的勝利前途是要我們去爭取的。不爭取，就只有滅亡的一途。蔣委員長所說的「中途妥協，就是整個滅亡」，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寧警戒着滅亡的危險，就只有積極起來爭取勝利的前途；要爭取勝利的前途，就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人權運動！

摧殘人權的事實

從張學良的自由談到解決國共糾紛

周鯨文

在全國大眾要求人權的今日，一切被剝奪了人權的人們同時一樣的呼喊，一樣的要求，可惜很多人被關在牢裏失去了自由，只有渴望的要求，而外面聽不到他們的呼聲。呻吟是有的，呼喊是有的，怒罵是有的，但是森陰的空氣隔絕了這種反抗。

張學良將軍他不忍看國土日日淪喪，而要求團結抗X；不忍十年的國共繼續屠殺，而冒天下的大不韙實行兵諫促成國共合作；但四年前國共合作實現了，中國抗戰已進行四載，而四年有半張學良還是被監禁在古廟裏。他有什麼罪呢？根據蔣委員長請求，國府已明令恢復了仲國民的權利，無論在軍法或刑法之下他都無罪，而他已是中華民國自由的人民。但是自由民已是四年餘如一日的關在牢裏。「中華民國」若還是有法的話，我們實不了解法律公道在那裏！

人的權利被剝奪了，抗X的權利被剝奪了，張學良將軍是與千萬萬的人權喪失者同一命運。我們尙能呼喊，尙能行動的人們，不但要救民族，救國家，救自己，也須以更大的努力營救被投入水的廣大人羣，張學良就是其中的一人。

營救張學良不單純從「人權」觀點上出發，而且是從救國家救民族的觀點出發。從「人權」觀點出發，他的恢復自由正如一般國民要求人權保障一樣的重要。從救國家救民族的觀點出發，他同國人有同樣的責任，但

是就着後邊這一點來分析，因為他有多年的政治經歷，有他的社會地位，有廣大的同志和部屬，尤其重要的，他有發動西安事件而促成國共的合作的歷史。在國共磨擦日深行將分裂的今日，不能不想起抗×統一戰線形成的中間人——張學良將軍。

張學良曾經一度使十年彼此屠殺的黨團，重歸於好，而且並肩打了四年血仗，這不能不說是中華民族的幸運。但是近幾月來，攜手殺口的弟兄由磨擦而發生裂痕，且有形成內戰的趨勢，這種可怕的現象，驚震了每個愛護國家民族者的良心。「制止內戰」！「克服危機」！是每個善良國民的呼聲，這呼聲已經喊遍了宇內，這呼聲也提醒了援助中國的朋友。這呼聲更拖延了內戰的爆發。在國內危機四伏的今日，人們要問：張學良將軍還能有辦法，配合國人的要求，解除國共糾紛，使重歸於好，大家真實的走上抗×統一戰線嗎？據我們的觀察，可以得到這樣的回答：

國共糾紛不是絕對不能解決，也不是無法解決。只看客觀的形勢及解決的辦法。

主觀上講，國共兩黨彼此均不能互信，這就是國民黨怕共產黨勢力擴張，共產黨要求合法地位的保證。據目前的僵局來說，若無外力督促誰也不會自動先讓一步，而使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客觀上講，人民不允許內戰，國際友人反對中國內戰，而國共兩黨誰也沒本錢和無胆量進行大規模的內戰。但是雙方騎虎也無法打開僵局。

問題關鍵就在這裏。

據斡旋國共間的人士對我講：蔣先生沒有進行內戰的意念，中共的代表某政要也透露過，若有中間人士調解，他們也可作較多的讓步。這就證明當前國共糾紛不是絕對不能解決，也不是無法解決。

國民大會可能解決這種問題，但是在國民大會本身就不能產生，為解決國共糾紛的各種委員會可能解決這種問題，但是因雙方意見不合也難以產生；中間力量能進行調解，但是找不出為雙方信任而能出頭的人物；人民的呼號能使雙方顧忌不致動武，但是一時也不能有組織的表示力量。唯有張學良將軍以他過去一度調解國共

的糾紛，我們斷定能有可觀的效果。

這裏我還得重述一句：這一調解的前提，爲目前局勢的僵持，國共兩黨彼此均無本錢及胆量進行內戰，而苦於得不到解決辦法。這樣便好分析中間力量調解國共糾紛的方式。

我們說張學良將軍是調解國共糾紛最適當的人物，就是因爲他與兩者有過患難的歷史，（據外國史家講他有五次功在國家，這當然都對國民政府及蔣先生有利；他在團結禦侮中與中共保持過良好的關係）他有資格進行說服兩者而得到雙方的信任。中共現在是願求得外間的保證而不受打擊，它若得到中間力量保證得到合法的行動發展自然可以安心。國民黨心中未始不想剷除共產黨，但是拘於內外形勢也無法下手，而且也無把握，它也覺得常此僵持下去並非上計，自然也願意尋取解決辦法，至少在國民黨人目中，一時的解決也可使拖延的局勢不致立即惡化。惡化的局面對國民黨同共產黨一樣的感覺苦惱的。

這種情況的估計若是不錯的話，以人民爲後盾的中間力量調解這種糾紛乃是最好的時機。但我們看，屬於中間分子的國內實力派，誰能有資格爲雙方信任進行這種調解呢？北方的閻錫山先生有這種地位，但是他與中共因新軍事件已是冰炭不合；南方的李白兩先生有這種地位，白崇禧先生是發命令限於新四軍北撤的人，自然沒有資格進行調解，李宗仁先生因爲四千幹部被中共「爭取」了，也表示寒心，他也不能進行調解；等而下之的實力派都是沒出頭的資格。其他國內名流如黃炎培諸先生也會想斡旋這種糾紛，但是中共方面所要的保證，他們是無法兌現，自然調解的力量要減少而不能得到解決。

惟有張學良將軍有這種資格。第一他與兩黨都有過患難的歷史。在西安事件前，爲抗×統一戰線的完成，他曾個人飛到陝北與中共要人長談，改變過他們的「倒蔣抗×」而爲「擁蔣抗×」的口號。西安事件解束了國共十年的內戰，他爲表示擁護蔣先生的誠心，又會親自送蔣委員長回京。這是說他與國共有患難的歷史，他是今日唯一有資格斡旋糾紛的人物，而且「團結」「合作」又是他抗×八項主張中的精髓。

他有什麼力量能使中共相信，而又使國民黨願欲接受呢？從表面上看他只是一個有政治歷史的人物而已，

他沒有兵權，沒有政黨。但是問題却不是單從表面上看。今日誰若有資格解決國共問題，一般中間份子及老百姓是必願為後盾。張學良將軍曾經一度代表這個力量，而完成老百姓團結救國的要求。今日國共又到箭在弦上的僵局，中間份子及老百姓又一致反對內戰。以一貫血緣的歷史，假如張學良出來調解國共糾紛而提出合理的辦法，人民必一致擁護，中間份子必與合作，而用各種力量保證並監督其實行。從這裏我們看出張學良自己本身有資格出頭調解國共糾紛，一般中間份子民衆就是他的後盾，國共兩黨對這個力量不能不作合理的讓步。

這還不算，張學良他雖是一個單人，但因他有二十來年的軍隊生活歷史，而且一度為中國海陸空軍副司令，他的同志部屬可說是遍天下。就以他的學生來說，號稱中國三大陸軍學校的東北講武堂，二十年來給中國造出幾萬的軍隊幹部，這些人都是和他的先生張學良有着親切的關係。現在東北軍的幹部還是這些人。

假如張學良出來調解國共糾紛，他雖以一個人的資格說話，中共可以相信他的話，因他有潛伏的力量，可以保證他的話，同時國民黨也會相信他。而最大的保證就在調解之後，若任何一方爽約，中間人張學良再有言行，也就對雙方起着不同的影響，因為雙方都在爭取民衆，爭取中間力量，但到至現在，誰也未能滿意的如願以償。

國共合作是張學良及全國各方及廣大民衆促成的，我們處在國共糾紛嚴重的今日，我們也願廣大的羣衆及各方和張學良再度配合起來解決國內的嚴重局勢。但是廣大的羣衆和張學良又都在走着不祥的命運。

我們知道，政府可監禁張學良，監禁成千成萬的人民，但是可不要把四萬五千萬人同通關起。這是事實給我們證實的人民最後勝利的真理。

我們全國人民要求作人的權利，要求救國的權利，我們也要求被關在牢裏的愛國犯和政治犯的作人的權利，以及愛國的權利，我們尤其要求堅決抗X的張學良將軍的自由，我們要求協同着千千萬萬的老百姓，解決國共自毀長城的糾紛。

馬寅初「命奉考察」的前前後後

丁 一

「是我國民黨的一份子，主張真正的民生主義，奉行中山先生的遺教，」

——馬寅初去年十一月四日重大演講詞——

國民黨裏有一個經濟專家，他真心誠意依他自己的理想希望把國家的經濟財產整頓好，使能克服困難，推進建設，那是馬寅初博士。

馬博士是美國哥倫比亞和耶魯西大學出身，是一個阿丹史密斯經濟學的正統派學者。從民國十七年起，他就担任着國府立法院的財政委員會委員長，到去年，這期間他爲了籌劃國民政府財政經濟，費盡許多心血，馬氏的意見往往被認爲權威的主張，過去政府的財政新設施，如廢兩改元，白銀出口稅，法幣政策等等，馬氏都作過最完全的建議，新措施的頒令實行往往在馬氏公開發表專論，提出解釋之後，他還担任着委員長的經濟教師，提供過他自己許多心得和創見，中國浙江等官商銀行都請他做顧問，請他替他們設計策劃，他被尊爲導師。國民政府執政十四年來經濟財政上能比以前軍閥時代有些改進，馬氏的功勞不小。

而且他確乎正直無私。服務財政金融界二十餘年，可並沒有幾萬家產。他担任中國經濟學社社長，保管基金，去年春天他明白聲明基金仍存銀行，沒有用過一文購買外匯，否則那基金早可超過百萬。他指出戰時資金逃避的罪惡，他絕不能昧着良心，做這種違害國家民族利益的買賣。過去在立法院任職，他也以敢言著稱，立法委員很少能像他一樣敢於仗義執言，痛下針砭。所以在國民黨中央要人中間他顯得最有熱烈的正義感，他的

言人所欲言，與言人所不敢言的英勇義氣，尤其令人崇敬。

從民國四年他由美返國以後，開始担任北大教授起，一直就負着扶掖後進青年的教務，南北許多大學受他教育的青年都佩服他的博學認真，豪爽正直，他到重慶以後，還兼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要替國家造就出更多的經濟人才，他時時要求「青年們負起責任來，合力建設一個新中國！」

去年六十歲了，但是他仍努力地工作，而且正直無私的精神，更顯得老當益壯了。

二

去年五月起，國內人爲的經濟危機特別呈現嚴重，官吏貪污舞弊，富豪囤積居奇，幣值日跌，物價狂漲，人民生活困難，叫苦連天。但是大官員們大多充耳不聞，或者敷衍推諉，不少還昧着良心搶發國難財，眼看着這種經濟患難敗壞國本，阻礙着抗戰進行，這時候的局勢就由於團結不固，再加上經濟的紛亂，頓形險惡。

這時候在政府方面的人物警告危機到來，反對敗壞行爲繼續的第一人，而且始終是最堅決積極的就是馬寅初委員。

馬委員於去年十一月十日應中華職教社的聘請，在重慶實驗劇院公開演講，第一次發表他對當前財政經濟問題的意見。當時實驗劇院聽衆樓上樓下擠得水洩不通，因爲實受生活痛苦的人民大家都關心着改善的有效辦法。

他當時講的是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的意義，他對發國難財的有勢力的富豪主張課以重稅，他立論具體明白，說話慷慨激昂，博得全場無數次的熱烈掌聲，在演說結束的時候，聽衆於感奮之餘，還不由自主地作數分鐘不停的熱烈鼓掌。因爲他的話已深入聽衆的心坎，震動了他們的心絃，叫他們又興奮，又感激。

此後不久中山文化教育館的機關刊物「時事類編」接連刊出他「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後之復興經費」（五十四期）（轉載於上海學習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對發國難財者徵收臨時財產稅爲我國

財政與金融唯一的出路」(五十七期)兩篇文章。

同時十一月間他在重慶大學經濟研究社等團體演講，他的號召激動了整個沙坪壩的青年學生。

這時候當局就密令通知各報紙刊物，及各機關團體不准刊登馬氏論文，不准聘請馬氏演講同時謠言四起說馬氏簡直是馬克斯一派的人物，他已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或者馬老頭腦筋不滑在胡說八道。但是馬氏的要求與主張已令要求堅持抗戰，主張言論自由，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千成萬的人們擁護。

三

他的意見是這樣的：

「抗戰到底爲政府國策之一，但是戰時財政收支不敷甚巨，如果單靠增發法幣以爲挹注，結果必然造成惡性通貨膨脹，所以當前唯一解救辦法，就是實行徵收資本稅，也就是臨時財產稅。」

這因爲「抗戰以來有錢的上等人既未出錢，也未出力，反而發了國難財，傷情害理，孰過於此，……要大家均等犧牲，就應該實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非請發國難財的人們拿出錢來不可！」

他指出「有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急，挾政治上的勢力，勾結一家或數家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買其外匯，他做生意的時候就用統制貿易爲名，以大發其財爲實，所以所謂統制者是一種公私不分的統制，至於這幾位大官大買其外匯的事實，那中外人士知之甚詳……他們一個握財政之樞紐，一個執金融的牛耳，將吾人的經濟命脈操在手裏，這那裏是抗戰的本意！」

他罵大官們這種做法是「大貪污」：

「中國的大貪污其誤國之甚，遠在奸商漢×之上。吾人以千數百萬同胞的死傷，數萬萬財產的損失，希望獲得勝利，那會願意以這樣大的犧牲來換幾個大財神！」「這種人發的國難財簡直是以國家受罪爲代價，以民族受苦爲條件而獲得的。假使這輩人不予以懲罰，那公理何在！」

他認為他的辦法要進行，就「希望領袖有實行的勇氣和決心，」要他「對這些利用政治力量而發國難財的人雷厲風行，將他們所得的不義之財全部予以沒收，以昭信國人。」

他還認為「爲今之計吾人另有一條出路，就是全國智識階級應一致團結，要求政府對發國難財者從速開辦臨時財產稅，先從大官入手，以爲其餘發國難財者倡。」

他在重慶大學演講時，最後問大家：

「你們是否贊成我的意見？」

「贊成！」聽衆一致舉手。

「那麼你們願不願在三天之內，通知全重慶的青年讓他們知道這個建議？」

「願意！」一致的回答。

「這還不夠，你們如果有意促成這辦法實行，你們願不願意在一個月以內通知全中國的青年？」

「願意！」熱烈的鼓掌延綿不斷。

四

當局雖然做到不准國內出版物發表馬氏論文，不准機關團體請馬氏演講，但馬氏是一個國際有名的學者，他的文章終於在關心中國財政的美國雜誌上出現，同時馬氏是「重大」教授，他還能繼續在講堂上發言。據說馬氏的文章和史諾的電報一樣，在美國發生了不小的影響。馬氏在學生中的印象也越加深刻，他上的經濟學課，成了非商學院學生，非「重大」同學也趕來旁聽的一課。

於是十二月初，馬教授被命辭去商學院院長，不再到校上課。

重大學生因此於十二月四日召開全體大會決議挽留，當時馬教授也被請到會說明原委。當時馬氏率同合家老少同蒞會場，他登壇向諸同學說話，「我因爲不願意有話不說，決定辭去教職，我院長可以不做，但我關於

馬教授此去就生死不明。

十二月八日報上只刊此「馬寅初奉命赴前方考察經濟」的消息。

馬教授與學生合攝的照片印費七元，但添印了七百多張，重大中大的壁報上就不斷刊出紀念馬教授的文章，他們稱他是「民主政治的鬥士」。學生們還在發動募款，打算替馬先生造一座紀念亭。

談人權運動想起吾友馬寅初和朱曼

吳涵真

社會上有一班人，確是祇爲個人私利，不分是非，野心勃勃，反復無常，有以筆桿欺世盜名，有以槍桿巧取豪奪！甚而至於搶取政權，其行可鄙，其心可誅。但是確亦有很多的人，忠誠坦白，無所私而爲，所奔走呼號的：「悲天憫人」，爲真理與良心的驅使。吾友馬寅初即其中之一人。

還有一位青年朋友朱曼，也是一個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平素熱心參加愛國救國運動。去年受任廣東龍門縣長，在抗建綱領大原則之下，努力種種革新，反對污貪土劣，結果被暗殺！

革命兩個字粗淺來說：爲求「自由」、爲求「平等」，亦即爲求人權之保障。

鯨文先生提倡人權運動，吾望文思義，不得不對我敬愛的好友——馬寅初，和青年朋友朱曼喊聲冤！

集中營的故事

洪波

在海外，你也許沒聽見集中營（中國的）的故事吧？那末讓我來講給你聽罷。這裏的故事，差不多像Kitch所寫的「祕密的中國」，裏面的一樣好多事不是一般人所曉得的，但是它的真實性，却並不因為人們知道的多而發生問題！

綦江之夜

關於綦江之夜先請參看六月三日華商報晚刊韜奮先生寫的筆桿暴動與青年慘劇一文。

綦江這兩個字，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假若你翻開地圖去找，你也很難找得牠的位置，除非你有一本詳密的地圖，有人再把你的視線引到四川省重慶附近，你才能發現了這個彈丸之地的綦江。

在抗戰以前，是沒人注意到這個封鎖在內地的小城的，它的存在也許有它的悠久的歷史，但是它的名字開始叫人注意，却是抗戰以後的事！

抗戰開始後，許多有血氣的，有熱誠，有國家民族意識的青年，都紛紛離開學校：有的跑到×後去發動游擊戰爭，有的跑到戰地去從事各種工作，有的則要求受訓，準備獲得一點應用的知識，來給祖國效命。

在這樣的情形下，全國各地的青年，爆發了一個受訓的高潮，這高潮，一直是在涵湧澎湃着。大別之，有兩個主流，一個是他們醉心於游擊戰爭，他們要求着多得一些關於游擊戰爭的基本知識，和澈底解放中華民族的辦法，這樣他們多半都北渡黃河，跑到了陝甘寧邊區，一個是他們憧憬着中國前途的光明偉大，他們覺得隨時隨地都可以工作，他們就都在各當地進了訓練班！

在後者之中，最大的一個訓練班，便是戰幹團，這集團最初是創設在武漢，以後武漢撤守，才移到四川的

綦江。它的規模很大，在綦江的人數，據說有三千人左右，因此它成了各地青年的集納所。果真若能給他們以很好的訓練，他們自然會成爲堅強的民族戰士的！

但可惜的是，主辦人的目標，似乎並不在這裏，他們對於這些青年的訓練，差不多完全離開了他們的要求，它把他們看作一種工具，強迫他們這樣那樣，不許他們自由發展，教育和抗戰完全脫離了關係，他們幾乎不曉得他們跑到這裏來受訓，究竟是爲了什麼？

最奇怪的便是他們所受的精神訓練：他們最大的×人，彷彿不是××，反而是國內的異黨異派！

這樣就弄的疑神疑鬼，每個青年的背後，都有了一個黑影！

故事開始的時候，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四月二十七日，這時國內已經祕密地頒布了「限制異黨異派活動辦法」，這個辦法傳到了綦江，使綦江的戰幹團受了很大的波動。

四月二十七日戰幹團的教育長桂××召集了全體學員訓話，他說我們這裏是不許異黨異派活動的，誰要知道有這樣份子存在，誰就可以告密，告密者受重賞，於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了！

第一次被檢舉的，是忠義劇團的李英，這個劇團曾經在重慶上演過「李秀成之死」，李英會是這劇的主角，他對於增加同學的抗戰意識，是有過相當貢獻的，但他也正爲此而下獄！

第二次被檢舉的是另外一個人，這一個人被檢舉的經過是這樣：

據說在戰幹團桂教育長訓話的當夜，有一個分隊長去查學生的宿舍，已是熄燈的時候了，許多學生都已入睡，這位細心的分隊長，走到一間房子的背後，忽然聽見有幾個人在黑影裏竊竊私語，他蹣手蹣腳偷偷地走去，這幾個人發覺了有人走來，就都驚慌地逃走，分隊長並沒看清楚這幾個人是誰，但却被他捉住了一句話，這句話就是「被他們知道了怎麼辦？」

第二天分隊長把這情形報告了中隊長，中隊長報告了大隊長，大隊長又報告了總隊長，總隊長召集全體學生講話，希望昨夜竊竊私語的學生能夠很坦白地出來承認，否則分隊長已經認清面孔，將要當場指出，嚴加懲

罰，這番話發生了作用，有一個學生好畏怯地從他的同伴中間走出來，他很老實地承認那幾個人中間有他一個，但他並不是異黨也不是異派！

於是逮捕開始了！一個，兩個，三個……十個……二十個……三十個……五十個……八十個……一百個……二百個……三百個……四百個……五百個。

多少青年都從課堂投入了牢獄！

有是正在上課聽講，忽然××部主任送來了一張五寸長的紙條，於是這位青年便隨着紙條走開。

有的正躺在寢室睡覺，黑暗裏有人通知跟着他走，於是這位青年便人不知鬼不覺地××××。

戰幹團開始騷動起來，許多學生都在提心吊膽，担心中自己是不是要被傳訊，好像度過了早晨，就沒有了晚晌。恐怖的魔手似乎在張牙舞爪地奔撲着每一個青年的靈魂。

有的嚇得逃跑，但戰幹團，圍牆以外，已被戒備得萬分森嚴，逃跑的都被捉回來，關進黑牢裏去，青年們已是入了籠子的鳥，是沒有方法撞開的！

騷動最尤還只限於學生的圈子，以後這面黑暗的羅網漸漸地伸展擴大，又伸展到教員的圈子裏去，有些教員因為不滿意學校當局的措置，同情學生的冤抑，隨便發表了一點意見，這意見立刻就被學校當局的鼻子嗅着，很快地有了反映，當這位教員正在課堂裏指手畫腳給學生上課時，一個憲兵送來××部主任一張五寸長的紙條，於是這個講堂從此便再看不見這教員的影子了！

漸漸地，課堂裏的教員減少了，但另一個角落的教員却增加了！人數由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而十個，二十個，以至於三十個……

於是乎全校騷然，整個的校園，都被一面黑暗的羅網籠罩起來！（被檢廿二行）

這樁血案一直到一九四〇年春天，才被一個已經被斃的華僑學生的家長所告發，當局派人去調查，派人去重新審訊，才發現有些「冤屈」有些人「不冤屈」，××××，××××，其餘剩下的就都送入了集中營！

西北的堡壘

假若你稍微讀過一點中國的古書，你總會記得一句形容行路難的古語罷？「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不是到現在還爲一般人所稱頌嗎！

這句話，據說是古人用來形容在四川旅行的困難的，但是現代中國行路的困難，是不是減於古代呢？恐怕是有過之無不及，而且範圍還不僅限於四川，且已伸展到了中國的陝西。

不管你是從四川到陝西去，不管你是從陝西到四川來，也不管你是從遼遠的海外回到祖國的懷抱，也不管你是懷着一腔熱血要對祖國有所貢獻，你在行路時所遭遇的困難是一樣的！

假若你不是年青小伙子，你的問題還小些，假若你是一個年富力強的年青人，你的問題便多了！在沿途，你必須要有一個充份的證明文件，證明你是作什麼的，你是從那裏來的？你是往那裏去的？

假若你是從北往南去的，譬喻是從西安往成都去罷，你就特別特別把來處弄清楚，來歷不明是絕難許可的！假若你是從南往北去的，譬喻說從成都往西安去罷，你就必須特別把去處弄清楚，去處不明也是絕難許可的！除此以外，就看你隨身帶的有無違禁之物的書籍，假若你帶書籍也看什麼書籍，假若你帶的是七俠五義，三國演義，或者鏡花緣，水滸這一類東西，那是沒人和你搗麻煩的！假若你帶的書籍是什麼革命史，什麼經濟學大綱，哲學大綱，這一類東西，那你一定會以身殉書，有人把你同你的書好好地送個一個地方去！

假若你不信這樣事，你就會立刻得到報應的！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就遇到這樣一件事，一個年青的小伙子，從貴州來，路過重慶，要到陝西去，看樣子是很有一股勁的，我奉勸他走路不能帶書，他說那沒有什麼關係，帶一兩本不要緊，我說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他表面雖然哼哼哈哈答應了，但實際上他却仍然帶着一兩本什麼大綱之類的書走了！但是他走了以後，就沒有一個人再曉得他的下落！

不僅正經的書籍不能帶，就是日記本洋賬本這類東西也會常常發生問題的，一九三九年夏天有一位韓××先生是從華北戰地往重慶去的，走到陝西的寶鷄，遇到了嚴厲的檢查，他的日記本被翻閱的底朝上，結果發現了一句話不大合適，認為有給異黨異派工作的嫌疑，却把他帶走了，押解到非司法機關的××部，這位韓先生是某機關的戰地視察員，某機關的首領為此曾經函電交馳地要求釋放他，但是一九四一的夏天又到了，這位韓先生還是沒有出來，聽說他現在是踣踣瑯瑯，住在陝西，××部裏！

另外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有幾位旅居蘇聯的華僑，從蘇聯經過新疆，要歸國來參加抗戰，他們一離開新疆，進入甘肅的邊境，就被很好地保護起來，回到祖國，他們確實是受到了優待，因為從此他們就不必自己再化旅費了！從此他們的吃喝是有人供給了，從此他們的住處，也是有人給想辦法了，他們被送到陝西的省會西安，在那裏一個固定的場所，開始為祖國「勞動」。

不僅從蘇聯歸國的華僑，受到這樣優待，就是從南洋歸國的華僑，只要你是往西北去的，何時你的去處是不大明瞭的，一定就要被送到西安的那個固定場所，在那個固定的場所裏你會遇到許許多多像你一樣的人物的。

有一位參觀過這個西安的偉大的勞動營的朋友，對於這個勞動營曾作了一個簡單的描述，他說：

在這勞動營的青年，一共有四千多人，其中大部份是華僑和東北人，這些人有的是要往西北去學習游擊術和民族解放的理論，有的是學習完了在路上被截住的，有的則是因為年青一點在路上行走而被認為不穩的份子的，有的則因為在各地苦幹實幹而被認為有異黨嫌疑的，所有這些青年都被護送到這裏來。

這裏最主要的事情是感化工作，假若一青年被送進去，接受了感化，在一定的時期就可送出來，指定特別的工作，假若這個人不識抬舉，不肯接受洗禮，他的被感化的期間便要延長，如果他一定執迷不悟，便會受到特別優待，他們雖然生作二十世紀的人，但是他們却享到了十八世紀的待遇！

在這裏，住的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人們用不着再費事去買床板，他們都一視同仁地睡在土地，爲了要鍛鍊青年的身體，以作抗戰建國的柱石，就是在朔風凜冽，大雪紛飛的天氣，他們也是照樣睡在地上的！

吃米的恐慌，在他們中間，似乎並沒有發生過，他們的伙食雖是每月十二元，但是夠不夠是由你的，乾飯不夠吃，就都改成稀飯，反正米粒的多寡是沒有人能夠數清的，其實就是數清了也是沒有人管的！有的實在不能吃苦耐勞的，實在不能接受鍛鍊的，就都找到了他們的永久休息所，但還在勞動營裏，並不算什麼稀奇的事，一個人無聲無息地抬出去了，和一個人無精打彩地被送進來，在這裏是和旅館裏開房間一樣的，有誰會注意到那個旅館每天進來多少客人，又走了多少客人呢？在這裏一個人的生死和菜市場裏一隻雞的生死，是並沒有多大區別的！

這就是西北的堡壘，中國的集中營，大時代青年的陣地呵！

江西贛州的青年有一次召集國際問題座談會，這會不是黨部發起的，於是黨部們就派了幾位「專使」坐在會場中專門「登記」發言者姓名住址，結果這會作鳥獸散，江西泰和囚禁了四百以上的男女青年，有兩個女的要分娩，可是仍只准在「監牢」裏臨盆。有一個青年從豐城押到泰和，不幸在中途就○○○。他們的手段是「高明」的，他們常對幽禁了相當時期的「囚徒」說：「只要你們寫一篇悔書，寫一篇罵共產黨的文章，你們就可以出院。」所謂出院仍是沒有自由。因為拒絕這種卑劣的誘引而遭暗殺者真不知凡幾。張蓬：

「人權運動與青年」

摧殘新聞界人權之一例

長江

湖南開明日報受摧殘之經過

國內新聞界被壓迫的事實，實在不勝其記述。除將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之橫蠻壓迫，爲衆所周知外，舉其大者言之，四月二十六日重慶中央社社會部無理封閉青年記者學會總會，無原則的加緊全國各地新聞檢查。三月三十一日停止桂林救亡日報之發行，二十八年六月封閉河南戰地之大衆報，今年一月，在金華縣故拘捕國新社東南特派員計惜英，通信站幹事谷斯欽等。全民通信社無故不許發稿。而湖南開明日報事件，更爲無法無天。下面爲該報二月二十七日在該報上之記述：

「本報自二十八年八一三創刊以來，恪守政府法令，遵循政府指導，宣傳抗建大業，從來不敢後人。乃突於本年一月十六日深夜，橫遭便衣搜查，捕去本報重要職工十人及來客一人（另一人頗有內綫嫌疑，故未計入），無罪狀復無證據，一週半月，始略予訊問，案懸兩月未決，尙不許本報公開。本報以一言論機關而竟遭此重大壓迫，倘再隱忍不言，不僅本報捕去同人將冤沉大海，永無昭雪之日，即全國新聞事業，亦將因開此惡例而失去保障矣。故不得不將事件經過，向社會公開，俾獲得公正之評判：

「此次事件發生之前二日，即一月十四日深夜約一時許，突有一便衣來本報藉口請登廣告，而其後則隨有十餘人環伺本報門口，本報駭總編輯當告以時間已過，其人悻悻而去，且右手已一槍在握矣，事後有人勸駱總編輯暫時離社避鋒，駱以本報爲政府指導下之報紙，政府自當予以保護，故未之置理。乃十六日深夜十二時以後，突有便衣數十人衝入報社，各執手槍電筒，聲勢汹汹，如臨大敵，先至印刷廠材料室搜查，前後三次，結果除印刷器材以外並無他物，至於編輯室之物件與資料室之書籍，反而絲毫未動，繼而點名捕人，計捕去本報社會服務部長兼合作社經理袁劭光，總編輯兼印務主任駱何民，編輯主任高山，美術編輯陸田，校對兼代編輯

魏奇英，會計劉桂吾，刻字工人侯鎮南，排版工人張之健，傳達何福生，廚工老劉，及來賓易培紹（易年已六十）等十一人。當時姜代社長會請其出示逮捕機關之捕狀，而彼等既無文件出示，更不肯宣佈機關名稱，但將被捕人員用細網索綁，揚長而去。臨行時則語姜代社長，謂本報宜繼續出版，吾人聞之，實不知其爲安慰本報耶抑爲諷刺？然其時編輯經理印刷三部重要職工皆被捕去，賬目表冊又被搜去，實已瀕於絕境，幸賴全社上下咸抱不屈不撓之決心，而爲代社長兼主筆，以校對充編輯，以檢字工人排版，一人充作二人，一錢用作兩錢，勉強支持，以迄於今，獨於刻字一部份，則無人可以兼代，致兩月來之本報，常有大標題而用小字圍匡代之者，於此本報不能不爲過去兩月之內容貧乏印刷不良而向讀者諸君致歉，現本報正力圖振刷一新，以期對國家社會多所貢獻矣。

「本報於次日多方探聽，始悉被捕諸人，均押在本市郊外，而袁駱兩君卽以便條致姜代社長，謂爲逮捕機關不許本報將事件公開。在衡陽拘押半日，僅各審問一二次，所問亦無非各人履歷報社情形，而於本報印刷所方面較爲注意，至於本報編輯內容，則並未提及，且表示對不住，其後袁、駱、侯、張、高五人押解耒陽，其餘則改押城內某防空壕一，地卑溼，暗無天日，席地而居，復加鎖鎖，直被視爲盜匪矣。被捕同人受此非人之待遇，多有病者。嗣本報因急需得清理帳目，經多方懇求，始得將會計劉桂吾保釋，而其他一部份重要帳目表冊單據未見發還，同時管獄人員則謂劉無罪，故公家不供給伙食，而問之索費，實則全體留衡之被押人員皆未供給伙食，誠令人難索解，袁駱押赴耒陽之後，約每十天提訊一次，在衡拘之五人後亦解耒，然迄目前爲止，尙未經審問。至所問之事，均屬陳跡。其最重要者，爲本報副刊編輯成君莫銘有異黨嫌疑，其人現在何處。按成君係以一讀者進而入本報工作，其時在駱君回任總編輯以前，而在去年九月間由社長條諭辭退，則成君是否有某種嫌疑，似於本報無涉，於駱總編輯更無干，另一則爲駱在長沙陣中日報任編輯時，係何人介紹，事前與該報總編輯蔡鴻幹否是熟識？其後復何故脫離該報？按駱君係於二十七年長沙大火前後，任省政府國民日報總編輯主任，蔡或因因此知駱君之能力，其後省府改組，駱君離去國民日報，迨值陣中日報擴大篇幅，蔡遂邀駱君參

加陳中日報，且駱君言有中央社唐主任際清之介紹，後爲人中傷，致於三月底改組，駱君遂退出，後經前九戰區政府部主任兼陳中日報社長胡越先生召赴長談數小時，一切誤會冰釋，並即爲胡氏遞任祕書，至本報創刊時，始應劉社長之邀，在本報工作。則其事既非出於駱君之錯過，更與本報無關，此外所聞者，均屬枝節小問題，甚至本報走廊所用之三角燈架，亦被屢次訊問，而在審訊之中復屢次威嚇，不許將事件公開，審訊之內容即已若此，則究爲何故興此大獄？據有關方面消息，謂係零陵破獲一案，牽涉本報，惟僅此一案，尙不致出此，又於本報事件發生之前日，在報社附近之王家二爹屋內，破獲一案，因而發動此事云云，然細追究竟，則王家一案，據衡陽專員公署某要人面稱：實無甚關係，王案既無關重要，本案自無根據之價值，則此項消息，是否託詞，不可知也。

「回想本報初創之時，外間即謠誑紛傳。或謂本報宣傳某種主義，或謂本報混雜異黨份子，甚或謂省黨部有少數委員，想要封閉本報等語，劉社長以人言可畏，會於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分訪長沙各重要機關，詢問情形，均無惡劣批評，惟省黨部某委員謂本報刊有王亞平所撰長沙抗戰陣容，一文，及爲育英兒童團鼓吹，有宣傳某種主義之嫌，又有與黨部接近之人來告，謂本報職員月薪水十五元，顯受「異黨」津貼，又謂劉社長引用徐特立所介紹會赴陝北，潘先隆爲經理，尤爲本報「容共」之確證云云，查王亞平爲九戰區政治部第三組中校組員，「長沙抗戰陣容」內容爲敘述九戰區政治部領導下之各種民運與組織，其中且有薛主席夫人主持之婦女運動，是否爲某種主義宣傳，已不得辯駁，所謂爲育英兒童團鼓吹之說，則爲該團登載消息者，并不止本報一家，以時間論，最先爲省政府主辦之國民日報發表通訊「育英孩子在湘東」，次則正中力報大剛等報，均各有多次登載該團消息。省黨部伍委員仲衡且撥寒衣捐款一百二十元爲該團制服費，（據該團孫偉面告），教育廳朱廳長，中央候補監委彭國鈞，省黨部書記長蕭逢蔚，委員謝祖堯諸氏，均會爲該團之紀念冊題字，蕭書記長曾出席該團歡迎會演說，鼓勵備至，該團工作期限將滿，向省黨部請示行止時，蕭氏復勉其繼續努力，開展工作。姑無論該團爲九戰區政治直接領導之一工作單位，領有護照出發爲一合法團體，即就爲該團宣傳而論

，本報尙不及他報之甚，中央候補監委與地方教育行政長官黨部委員皆爲其捧場，伍委員且予以物質幫助，均未聞社會有何非議，獨本報爲之登載消息，卽有宣傳某種主義之嫌，寧可謂平？本報初創時以經費有限，而報社同人皆爲劉社長舊雨，故除飲食以外，每月支十元，當每一工作人員入本社之初，劉社長均邀之長談，期以刻苦犧牲努力工作，其不能忍。共來，相率離去者，亦爲數甚夥，今謂刻苦工作卽指接受某種津貼，似非我國民黨員應有之態度也。

「至潘先隆者，曾赴河南程司令長官處謀事，距離陝北尙有千里之遙。劉社長原知其長沙市黨部工作七年。爲一國民黨員，故用爲本報經理，並非徐特立介紹，劉社長潘先隆均與徐不相識也，潘現任湘岸鹽務辦事處職務，在本報事件發生之前數日，於視察外縣鹽務後，經長沙時亦被捕，問官曾問渠稱：「我們也明知你不是共產黨，但你在開明報幹過，你過去又是做黨務工作的，參加過黨派鬥爭，恐怕總有點嫌隙。」（潘在獄中親對湘鄂贛邊區挺進軍司令部某君言之）由此可知外間以往對本報謠言，對潘之成份少而對劉社長個人之成份多，更非爲思想問題，全係感情作用。去年十月間，省黨部總書記長曾電劉社長，謂奉薛主任委員面諭，邀劉社長赴耒陽談自報情形。劉社長接電後，當即赴耒晉謁薛主委，於談話中曾數次提及本報，而薛主委均轉而言他，直至臨別之際，始語劉社長云：「關於貴報，有人在我面前說過，希望你注意，你還是去和省黨部他們談談吧」。始知所謂面諭云者，自又非出於薛公自動也，廖書記長去年春間曾與接近新聞界之某君談數小時，意欲封閉本報，經某君勸阻未果，又曾在省黨部紀念週中，公開誣蔑本報容共。此次事件發生後，廖氏復謂本報有如許異黨份子，報社應負責，劉社長應負責，絃外之音，殆可想見。並聞熊夢飛委員，對本報亦有所誤會，於本案之發生實不無影響，但不知熊先生究有何根據，而四處「批評」本報也？若熊先生以爲本報混有異黨份子，則十年以前之熊先生，不亦爲人認爲異黨乎？（聞熊君在民國十六年春，因某黨實其不應加入某社，要懲辦他，熊哭，並做一篇對某黨懺悔的文章，登之謝覺齋主辦之湖南某報，其事乃寢，又有友人朱君云：熊君十年前在勞動大學維護湘省逃去的異黨份子甚力，故社會如此認定。）果異黨份子運可被人認定，而又反覆

如是，假設本報真有不少混入認定的異黨份子，如十年前之熊先生其人者，斯亦不足道也已矣。又有以本報寄出報紙中挾有異黨傳單爲言者，則本報近來亦發現由渝寄交本報之中央日報益世報中，亦曾挾有同類性質之傳單，由此可知此類情事，非由報社內部所爲，而係出於外人之利用也。

丁事件發生以來之兩月中，謠言仍紛至沓來。如謂路總編輯業已承認，並謂搜獲大批證據，甚且謂本報尙有人屬異黨者，彼等於謠言之外，復有另造口實之模樣。前次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兼青年團中央團部宣傳處長何浩若先生，由耒陽返渝時，曾勸劉社長謹慎，因據其所知，本報被捕十餘人中，就是來客有問題，現在羅季理業已自首云云。劉社長聞訊之下，不勝駭異，蓋所謂羅季理者，原在行政院社會服務部直屬耒陽社會服務處工作，去年末，因發送該處對外新聞，得與本報一二人相識，後該處奉令結束，羅即暫居本報會計劉桂吾處，（在本報附近）平時對本報素不懷好意，如在事件發生之前數日，本報印刷所在掃除房屋以後，張貼新生活標語，羅即謂本報有不妥份子，張貼標語，操縱工人，經姜代社長詳細盤查，羅始自行承認錯誤，至事件發生時，劉會計以惺惺多，一時不易交待，故託羅將帳簿轉交姜代社長，而至次晨，羅與賬簿均已不知去向，後傳聞羅亦被捕去，但未與本報同人同時被捕，被捕之後，人始終未同處羈押，今忽以自首聞，不識是何神祕？倘羅季理之自首，果非別有作用，甚望當局嚴伸法紀，而不必有所姑息。至無端用非法手段，大批逮捕抗建宣傳工作人員，此種蔑視人權，破壞法紀之行爲，想當局亦有以懲處之也。黨國先進與社會人士，深明本報發行之旨，及年來工作表現，對本報之橫遭摧殘，本報同人之橫遭誣陷，定必一致主張公道，予以援助，是不僅本報之幸，亦中國新聞事業之幸，國家民族之幸也。」

該社總編輯賂何民先生爲湖南優秀之記者，被拘兩月，毫無罪名，他於獄中致書該報社長劉子奇先生，備極淒涼，而對於報社工作，猶念念不忘。慈誌其原信如次：

子奇社長賜鑒：

記得去年回衡前夕，臨別時，公語民曰：「你們好好努力，國家總會報答你們」。民卽肅然答稱：「倒不

希望報答，只要能讓我們好好做事」，當時的情景和心情，回想起來，如在目前，可是現在這信封上却不能寫「開明日報」而改爲「軍人監獄」了，公不知作何感想？民自己只覺得慚愧，一慚愧自己德能不夠，始終未得政府的了解，二慚愧對不住社長的囑託，報社的事，已使社長精疲力竭，如今又增加這許多的困難，除慚愧外實不能說別的話。

到此轉眼已是半月，問了兩次，第一次是關於報社內的，第二次是追溯在長沙政治部工作時的往事，詳情一言難盡，但過去在長沙，他人誤會及得罪他人之處，早已告訴過社長了的，僅係乘此機會算清，亦無甚新鮮處，不過公若在外爲民解釋，必須向省黨青年團，衡警備部，保安處，及新聞檢查所同時進行，才能夠容易解決。民對於此案之結束。想只有三條路：一、由公向社會解釋一切。二、民請重慶張葉二先生來電證明，三、靜坐以待。不過第三條路是消極的，第二條路關山遠隔，張葉二先生是否完全明瞭此間環境，民之近况，尙未可知，故現在一切仍要請公主持，若始終還不能得到諒解，民也沒有別的話，連氣也不嘆一聲。

因爲解釋，答辯，調查，一切頗費時日，所以只望來一個人，將民等所需之物送來，以資長夜，至於報社的事，也乘此陳述一二，以作我公參考。（關於該報內部事務從略）

總之開明在公之領導下，一定有他的前途，民之所以始終不失望，不退却者，亦即公之熱忱所感動，並感公知遇耳。崑肅敬叩道安

晚駱何民叩啟二月十五日

該報對於當局之非法無理壓迫，忍耐月餘，終至不能不求社會之援助。乃於二月二十七日通電全國新聞界呼籲：「中國新聞學會，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全國報社通訊社公鑒：本報以一政府指導下之報紙，而突遭殘害，被捕人員達十一人之多，無故拘囚在二月以上，無具體罪狀，無確鑿證據，復不准公開，此豈抗戰宣傳機關應有之待遇乎？我報人誠如柔座所言，非可比於普通職業，所負任務相當於教育，而影響及於國運之消長，然亦爲中國新聞學會宣言所云。近世以來，因文字獄而犧牲性命者，實不知其幾何人，而大抵困頓饑寒，消磨壯志，懷才莫伸，荏苒老死，吾儕回憶過去半世紀之中國報界，實覺無限悲痛，當此全面抗戰時期，新聞事業在

政府指導之下，報人已成爲國家之宣傳人員，此種摧殘輿論之事實，應已絕跡矣。倘竟可任人以莫須有之問題，橫加逮捕，則吾儕將何以盡其言論職責？現本報爲求獲得政府之合理處置，爰將事實公布報端，甚望全國同業，共起聲援，不獨促成當事機關對本報事件，應如委座所言，根據法律正常手續迅速辦理，並爲防止以後發生同類事件，應聯合向中央建議，請重申保障記者之法令，俾任何人不得假藉口實，非法箝制輿論，而吾儕得克盡厥職，不再重覆前輩之悲劇，抗建事業亦可因以獲得更大之力量矣，諸希鑒察，衡陽開明日報叩。一

但是現在已經限五個月了，這批無辜被捕押的十位新聞記者，還是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中過非人的生活！因此保障人權的民主政治之要求，實刻不容緩，而人權保障，更爲最起碼的要求。

時間：是那年的二月廿九日夜晚十時許。

地點：某大學的新體育館裏。

人物：是某某軍的一團武裝兵，保安隊，外加憲兵，再就是男女學生。

幕開，一個督察長官銜的官說：「這是非常不得已……某某的命令，上頭的吩咐……兄弟可真不客氣了……」

督察長前面站了五百多個學生，他們靜寞不語，如同一人。

接着一聲鎗響，於是武裝兵，保安隊，憲兵便擁進了體育館，槍把如林，大刀似雨，便展開了關上門打餓狗的一齣醜而可憎的殺人把戲。

武裝兵雖都是老粗，但在打殺之餘，也特別會尋開心，就是打人專尋身體弱小的人打，大刀專砍在女學生的屁股上。

像統過一陣風暴之後的禾場似的，手無寸鐵的學生算是敗倒了。於是又上令：

「都蹲下！舉起手來！」

另外還有道白式的駐腳：

「他媽的，誰不舉起手來，我就是這麼一刀……！」說着揮舞一下光閃閃的大刀。

以後是按個問姓名，對學號，討口供……。（張春風，響應「人權運動」）

萬人關懷的張學良將軍

于毅夫

一 他到底是個什麼樣人？

亞洲內幕一書的作者約翰·根室，在他的這本描寫亞洲人物的書裏，對於張學良曾經有這樣一段描寫：

「『少帥』張學良是個心理學上令人不可捉摸的謎，我在本書中已提及失意人物，如近衛甘地等，在這些失意人物之中，我最感到興味的是『少帥』；現在讓我們先來講『少帥』，他現在已沒有政治上重要的地位，但將來又當如何，則不能遽下斷語，我以為張學良在我所論述的人物中，是最難馴最執拗而又最動人憐的一個！」

這是一個外國人對於張學良的看法，至於中國人對於張學良的看法，就較為複雜了；有的把他看作國家和民族的叛徒，認為他是一個罪不容誅的，有的則把他看作民族解放的鬥士，認為他是一個應受崇敬的人物。

他的一身，彷彿是愛與憎的結晶體，中國的古語，所謂「愛之者欲其生，惡之者欲其死」的兩種情緒，却集中在他一個人的身上，他到底是什麼人呢？是否如約翰根室所說的：「是個心理學上令人不可捉摸的謎」呢？在我看來，絕不是的，他的心理並不異於常人也沒有什麼不可捉摸的地方，他的被人咒罵，是爲了他的要求進步，要求改善現狀，他的被人崇敬，也是爲了他的要求進步，要求改善現狀，更因爲他具有一顆愛國家愛民族的火熱心腸，爲了國家民族，把個人的得失安危完全置之度外，所以他才有那樣自我犧牲的偉大精神。

正是因爲他有這樣一種偉大的精神，所以他才被認爲最難馴，最執拗！

二 歷史的劃分

提到他的私生活，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和一九三三年以後是大小相同的，一九三三年以前，他的生活的寫

化，是盡人皆知的。

但是這時正是熱河失守，長城戰事爆發，熱河失守，雖然使他放下了兵權，出洋遊歷，但也正因為出洋遊歷，他才有了生機，當他在上海候輪的時候，他決心戒除他那不良的嗜好！據說他曾因此昏迷，醒者兩個星期，但是他終於戰勝了這纏繞着他多年的毒針，當着意大利的巨輪康梯羅素鼓輪西上時，他已經恢復了他的失掉了的健康！

一九三四年，張學良從歐洲歸國，他已經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嗜好沒有了，浪漫的行爲也和戕害他多年的毒針一同被丟掉了。在武漢徐家棚時代的張學良和北平順承王府時代的張學良，完全判若兩人，他遵循着蔣委員長命令，努力工作，從早晨到晚上，他的全部時間都是用在工作上，他是蔣委員長一個最得力的部下，也是政府中的一個模範官吏，他獻身於國家，獻身於民族，他彷彿有一個深遠的理想，這理想一天不達到，他就一天不停止工作！

三 五次舉動

有些人說：「張學良太年青了！常常輕舉妄動！」單純從年紀上說，他的確是很年青的，到今年按中國的算法說他是四十一歲，按外國的算法說，他才四十歲，可是在前十年，當他才三十歲的時候，他已經當了東北邊防司令官，負了邊疆的重任，九一八後更就任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他是僅次於蔣委員長的，就是以今天的年齡來說，他也還是年富力強的，他太年青倒是事實，不過是不是輕舉妄動呢？這倒有十分研究的必要！據約翰根室的想法，張學良至少有五次舉動是十分動人的，而這五次舉動，都和國家民族，和蔣委員長有關聯的，按着根室的看法是這樣：

「『少帥』在危急之秋，幫助過蔣委員長；至少其中有一次救了他的政權，有一次救了他的性命。但他們兩人之間却並不和諧，蔣氏的敵人說蔣氏厭惡『少帥』。『少帥』幫蔣氏的忙凡五次，（一）『少帥』於其父死後即在瀋陽掛起青天白日旗，使蔣氏中央政府的權力第一次及於東三省，他不管軍官的反對，和日人欲置

他死地的威脅，毅然擁戴蔣介石爲總司令。(二)一九三〇年當華北軍閥作「擴大會議」後盾的時候，「少帥」挺身而出。(三)一九三一年蔣氏忽而辭國民政府主席職，「少帥」和他同時下野，使新政府立足不住。(四)一九三三年熱河之失，雖和他不相干，但他仍負起失去熱河的責任，他公開承受處罰，蒙羞出國遊歐，但事實是熱心反X的却是他。(五)一九三六年，他在西安劫持委員長後又救了委員長！「亞洲見內幕二八四頁」這五次舉動是否都是輕舉妄動呢？這需要歷史來給作公證人了。

四 八項主張

假若提到張學良，只是提到他過去是個鴉片煙鬼，以後又翻然改悟，斬釘截鐵地戒除嗜好，變成了一個奉公守法的官吏，那是沒有什麼足道的，可注意的，還是他對於國事的主張，在西安事變時，他曾提出來八項主張：

- 一、改組國民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負救國責任。
- 二、立即停止一切內戰，採取武裝抗日政策。
- 三、釋放上海被捕七愛國領袖。
- 四、釋放一切政治犯。
- 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
- 六、保障人民愛國權利和政治自由。
- 七、確實遵行 總理遺教。
-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八項主張，最基本的有三點：第一是他希望能夠停止內戰，全國結成一個統一戰線，實行抗日，這一項構成了全國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轉捩點；第二是他提出了人民民主權利的要求，把中國人民大眾歷史上迫切

的要求，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第三是他希望中國真正能夠實現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他希望確實奉行總理遺囑，他認為只有澈底實行三民主義，才是挽救中國危機的唯一妙藥！

這幾項基本主張，一直到現在還是與全國人民大眾的迫切要求吻合，如果說他有異乎常人之處，便是他一個有權勢有地位的人能够跟着民衆的要求走，他自己變成了極普通的民衆之一，但同時他也變成了爲民衆熱烈愛戴的人物。

五 偉大的胸襟

關於約翰，根室所記述的他在瀋陽掛起青天白日旗的故事。我是不止一次地聽到東北元老們談起這回事，當時駐瀋陽的××領事聽到他要懸掛青天白日旗的消息，就千方百計阻攔他，××領事說：只要東北不掛旗，他就要什麼，有什麼，口口一定要保證他作關外王的，但是他的答覆，却是什麼他都不要，他所要的只是在白山黑東間懸起祖國的旗幟，他做屢關外王，他不顧一切地投入了祖國的懷抱！

最難能的是他的自我犧牲的精神，一九三三年長城戰爭時，他的下野的故事，是很膾炙人口的！那時××業已侵入熱河，熱河戰事的速速潰敗，使華北的局勢呈現空前未有的危機！這時 委員長爲了要調整華北的軍事，就親自駕臨北方，召他去保定會議，委員長和他會見時，在座的只有三個人。一位是 委員長，一位是宋子文一位是他自己，據說 委員長當時和他表示：『我們當前的局勢十分危急，我們三個人彷彿坐在驚濤駭浪中的小船裏，非有一個人下水，其餘的不能得救，你們看，是誰下水好呢？』這時是地欣然允諾，下野出洋，捨己救人！等他回到北平以後，他的部下雖然紛紛反對，但是他還是屹然不動，立刻放下兵權，出洋遊歷！雙一二事件的功過是非，歷史上自有定評，我們無須多所評論，不過有一點必須指出的，就是他這樣冒大不韙，是爲了什麼？爲升官麼？他並沒有篡奪 委員長地位的野心，爲發財麼？ 委員長也並非一塊點金石！那末他這次的「胆大妄爲」是爲了什麼，還不是爲了國家和民族？這次的舉動，的確是危險的，但是他似乎並

沒有計較到個人的利害！

等到十二月二十五日 委員長決定回都了，他竟以戴罪之身，慨然躬送 委員長還京，這樣的消息傳出，幾乎使人不敢相信，但是他竟當真地去了，他竟當真地懷着執烈的偉大胸襟，到南京去了！有的人對於他這次的舉動覺得莫明其妙，但是只要你瞭解他個人的性格，這是絲毫不足為奇的！

六 東北人的呼聲

假若你真的要瞭解這位不可捉摸的人物，有幾點是必須要加以說明的：

第一：就是他的個人的背景；他的父親是出身於東北的紅鬍子階級，以後成為統治東北的大軍閥。在張學良的一生中，正是××帝國主義侵入東北，要把東北變成它的殖民地的嚴重階段，張學良的社會基礎，是東北的大地主和民族資本家，但是殖民地的轉化過程中，大地主和資本家也是同樣遭到××帝國主義者蹂躪的！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他的土地財產（在東北的）全都被沒收，他的經濟更受到很大的波動，因此他也作了反×的先鋒！

第二：就是九一八事變給他的影響，九一八事變的責任問題，究竟應該由誰負擔，我們不願多所論列。不過由於這次事變，他確實是受到了莫大的打擊，因為全國的輿論在當時都對他加以責難！「不抵抗將軍」的帽子，已經給他重重的壓在頭上，對他私人來說，他的父仇未報，不是一件容易忘懷的事，對於國家民族來說，東北國土的淪亡，是從他的手裏丟掉的，怎樣再從他的手裏收回來，至少他比別人是應該多負一點責任的！

第三：就是東北人的哀歌！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中間差不多有六個年頭，在這一階段，東北人是嘗遍了國破家亡的痛苦，他們的流亡的歌曲，正是他們的「心底的呼聲」，張學良和他的這一羣無家可歸的戰士，在祖國的原野上，南征北戰，東擋西殺，爲了什麼？他們的腦子裏必然要浮起許多問題的！因此張學良的主張已經不是他個人的主張，而是廣大的東北人民的主張，他要回家，他要不和東北人民的對立，就必然要走

上一個合於東北人民要求的途徑！

七 如果說中國還是一個民主國

記得有一次在武漢，遇到了李宗仁將軍，談到了東北人物，李將軍詢問：「誰能動員起來東北的廣大力量？」我的回答是「張學良」！

「爲什麼呢？」

「因爲在主張上，他能提出東北人民的要求，在社會關係上，他有着千千萬萬的東北朋友，部衆和學生！儘管有些人輕視他，但是他的力量還是不可忽視的！」

雖然如此，他的力量一直到現在似乎還在保留着！從一九三七年起，他就和外間斷絕了音訊，最先他是住在宋子文部長的家裏，以後聽說移住某先生的府上，最後遷到浙江奉化 委員長的家鄉，據說是住在中國旅行社裏，自然這個旅行社是好好地保護起來的！

抗戰起來了，我不知道張學良先生聽到了抱何感想，但是他那時却是好好地被保護在奉化的！

武漢失守前後，浙江奉化也感到危機了，許多人都關懷着他，要知道他的消息，最先聽說他遷居到湖南，以後又聽說他遷居到貴州的修文，住在一座明朝的古廟裏，關於他的生活有許多揣想：有的說他可以打球，可以釣魚，他有很好的國學教師來教他古文，但是他的情形究竟怎樣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關切他的人却越發多了！

在武漢時期有人從東北來，說是東北的老百姓，對於他有很多傳說，其中有一個是說他被任命爲東北挺進軍的總司令，他正在率領着人馬在綏遠一帶作戰，東北人民正在準備歡迎他！

在東北軍中，更有許許多多的揣想，只要你接觸到各級軍官，你就會聽到他們的詢問，他們平常總是問：「副司令在那呢？」「副司令怎麼不出來呢？」對於「副司令」的出來，他們是有許許多多的看法的！

不僅在東北軍中，就是在流亡的東北人中，最大多數也是關懷着他，我在主編「反攻」的期間，就收到許多詢問他的消息的信，這些信有的來自學校，有的來自商號，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最可注意的，便是他的某些「愚忠」的部下，有的因為他的被管束，竟憤而作了××的走卒，如鮑××，胡毓坤，富燮英等便是一例，他們這樣的行為雖然不可饒恕，但是他們的走錯路的動因則是不可不加以研究的。如果說中國還是一個民主國家的話，那末對於千千萬萬東北人民的要求，便不應該視作沙漠中的吶喊！如果說中國還有人權保障的話，那末對於張學良的長期幽禁□□□□□□□□□□□□□□□□，爲了正義和人造，爲了抗戰建國，每一個中國人民是難安緘默的！

失了自由四年多的張學良將軍，是全國人民共所關懷的，但對於他的下落，大家只是一團謎。最近東北旅港人士周鯨文，端木蕻良于毅夫等三百五十餘人，就蔣委員長政治顧問拉狄摩氏過港赴渝蒞新之際，上書拉氏請求協助恢復張學良將軍的自由，而發揮張氏勇敢的才謀。該信的要旨說張學良爲一促進中國各方團結推進民主政治建立「適當人物。以張氏過去統率東北軍積有多年威望，足以爭取今已附俛之東北軍部隊及將領反正。尤其東北同胞對張氏之熱望，尤爲殷切，如得張氏「挺兵東北」，必能收復東北，堪收不可思議的效果。一時港地輿論，共作要求恢復張學良自由的呼籲。並且得到了海內外輿論界的響應。

到目前爲止，張學良仍舊度着囚牢的生活，可是關於他的近狀，雖則在嚴密的新聞封鎖下，仍然時有透露出來。據七月二十二日香港華商報晚刊消息，謂重慶來人談，張氏於七月六日在貴州修文患盲腸炎，當時病情甚爲嚴重，即請求重慶主管方面設法醫治，事爲蔣委員長所聞，特派專機送中央醫院外科主任沈克非前往診治，奈修文設備不周，乃轉送貴陽中央醫院治療。當時蔣委員長並派戴笠前往主持一切，後張氏病痊，即於十六日送還修文。當張氏患盲腸炎事傳聞重慶時，東北旅渝人士，極爲關切，曾有公推劉尙清等前往探視之擬議，後因張氏病癒，乃暫作罷。又據該報同月廿五日消息，謂張尙魁

自東京領款歸來後，正謀「建軍」，以鮑××等爲號召，誘東北講武堂出身之閒散軍人，作爲僞軍幹部，中央爲號召東北軍人奮起衛國防止附僞計，白健生氏曾向當局建議，邀張漢卿出山，任重要軍職，以資號召云云。熱心爲國的張學良將軍，由於他對國家民族之貢獻，而被囚了，現在每個忠愛國的同胞，都一致要求恢復他的自由，所以當他生病的消息傳出之後，首先東北旅渝人士，就要求推派代表去看他充分說明了張氏之爲國人的愛護與關心，特別東北軍附僞日衆的今日，中央正亟應該請他「出山」，爭取附僞的東北軍，反正衛國。

而且張氏在被囚期內對國軍的熱忱，依然如火如荼，我們在下面的一件事裏，就可得到明確的證明：當鮑××未入僞府之前，中央爲打擊與拆散該組織起見，蔣委員長會與被囚的張學良通電話，要他來重慶想一些對付的辦法。張氏曾直陳：「凡是我的忠實部下，都是愛國的，都不能附僞，附僞的却不是我的部屬」，後來張氏因種種阻礙，未能到重慶商討應付辦法，但汪蔣先生終遣親信到修文古廟，（張的被囚地）取來張大義責難鮑文××的信，（該信上海報紙亦曾刊載），張雖身在囹圄，依然明忠奸不并立的立場。而且政府也看到張對爭取僞軍的力量，但爲什麼到今天依然陷張氏於陰溼的古廟裏呢？爲了加強我們的力量粉碎，狄的力量，應該立刻恢復張氏的自由。（編者）

從人權運動談到楊虎城將軍

建武

在我國從事民族解放戰爭，已進入更艱苦的階段，面對着更嚴重的危機的時候「展開人權運動」，我們認為這一運動的內容，不只是要求國家要實行保障人民一切的普通的權利，而且是爲了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和子子孫孫不做奴隸，尤其是要求國家要實行保障人民有貢獻一切參加抗戰的權利，我們認爲必須做到這樣，才真能動員集中統一全國的力量，加強抗戰以爭取抗戰勝利。

在這樣的觀點下，提到因爲奔赴國難而被囚禁的楊虎城將軍，不免聯想起這位舉世聞名雙十二抗×救國事件時候主角之一，他的主張和行動，在民國廿四廿五兩年間，由於「紅軍」的北上一剿匪」部隊大批調往陝甘，同時由於××侵略的加緊，×閻陰謀策動華北五省自治，武裝侵犯察綏之外，派遣第五縱隊，攜帶武器電台進窺西北，深入寧夏，阿拉善旗，於陝甘公路沿線佈置間諜活動，在這樣的形勢下，使古老寧靜的西北，也不免要擾動起來，這位生長西北，曾參加國民革命，在國民黨中有深長歷史，有偉大功績，當時充任陝西綏靖主任的楊將軍，他爲了保衛西北，愛護黨國的誠誠所驅使，他對於國事的前途，也不得不做重新估計，在二十五年夏，他令十七路軍的各級幹部們，參加張學良將軍主持下西安王曲軍官訓練團的抗日訓練，東北軍和西北軍（十七路）的各級幹部們，得相聚一堂共同研討抗×的理論和實際，從此西北軍的幹部們，更多知道了東北淪陷後，人民遭受×閻慘酷壓迫，和過着奴隸生活的悲痛事實，更多的了解了，東北軍××情緒熱烈的原因，看到擺在他們眼前的，西北危機和民族危機，使他們對於國事的主張，抗×意志更是融合一致。到二十五年冬，在不是：發動更大規模自毀國本的內戰；即須停止內戰團結禦侮，發動保衛國家民族生存的神聖抗戰。在這樣的緊急關頭的終由於張楊兩將軍，率領東北軍西北軍，並匯集了全國抗×救國運動的洪流，發動了雙十二抗

×救國事件，實行停止內戰，提出了劃時代的八大救國主張，以求統一抗×國策的實現。

在蔣委員長接納救國主張，張學良將軍護送蔣委員長返京後，中共代表已在西安得到公開活動，「紅軍」也分路進駐於隴南和關中各地區，迨至親×份子形成聯合陣線，阻撓蔣委員長實踐西安諾言，並扣留張學良將軍之後，彼時加重了楊虎城將軍的責任，他和東北軍的多數幹部們，根據各方面情況估計國事前途，仍極力主張，認為必須：一·爲了展開建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民族統一戰線，要示人以信必須鞏固「三位一體」（東北軍西北軍紅軍）的統一戰線。二·爲了求得停止內戰團結禦侮以達到抗戰最後勝利的保障，必須堅持西安方面的救國主張，促成蔣委員長實踐諾言，驅逐親×份子，改組政府實現民主。三·主張堅持爭取張學良將軍歸來，因此他竟愈招到國民黨人對他的怨恨，一、認為他在國民黨中是有歷史有地位的股份子，在當時尙負有綏靖陝西的任務，他不應該同亡家省亡家的東北軍一樣的來發動雙十二事件，（當時東北軍駐西安城的部隊不足一團十七路駐西安城及附近的有兩個警備旅）二、在扣留張學良後，共產黨已派員與中央進行接洽，他不應該再和陝北軍幹部堅持西安方面的主張，在西安事件結束後，這位堅決主張抗×救國的楊將軍，即被迫辭去陝西綏靖主任的職，交出兵權後，准許他出國考察，在廿六年游歷歐洲的旅程中，他曾親身到過西班牙參觀過保衛馬德里的戰爭。

「七七」抗戰開始，孫主席蔚如（十七路軍主要將領）到京向最高當局請求：

孫主席說：「現已開始抗戰可讓虎城歸國。」

當局回答說：「叫他回來做什麼？」

孫主席說：「在這個對×作戰的時候，就是叫他當個小兵他也願意回國參加抗戰。」

當局半晌無語，最後的回答說：「好吧！」

嗣後復經×院長，給楊虎城將軍電報邀其回國，到他回到國土的時候，南京已告失守，他從廣東到武漢時，仍堅決表示他對抗戰前途的信念，和願貢獻他已身一切參加抗戰的熱忱，彼時聞最高領袖，正在廬山召他前

黃顯聲軍長是怎樣被捕的

董 圻

由人權運動而想起

當一個不幸的事件發生後，我便在那個不祥的氣氛裏蜷身車箱飛馳了兩天兩夜，死亡的恐怖和一種難於索解的疑懼，使我忘掉了吃飯喝水，意外的襲擊和失眠，都使我週身發燒的十分利害，這是一個突然的變故，雖然并不有關我什麼要緊，然而這意外使我失去了一切智力，我不能把握住我的情緒的不安，是憤怒呢？還是恐怖呢？總之：我不知道。當時第一個本能就是逃，一直我到達西安，我才驚魂初定。

這個事件一開始是一個謎，是在我到武漢後的第十一天發生的，那大概是二十七年一月底的時候，正是臨汾失守的前後，我記得，在事情發生以前，我常常是這位悲劇主角的不速之客，這位將軍老是精神煥發的，發揮他的救亡議論，抗×一貫主張，在他那健康色的臉上的表情，會使你相信中國軍人的倔強勇悍，永不屈服的良善德行，因此常常使我想起「九一八」錦州撤退的時候，這位剛強的人物，不奉中央的屈辱命令，率領熊飛指揮數萬民兵，死守大陵河，不讓寸土與人的抗戰情景，更想起在二十二年的長城對×抗戰，這位將軍以半萬騎兵鎮守白馬關，使×人不能進犯冀北一步，這些個悲壯偉烈抗×的行動，可惜都在一種軍令和軍紀的統一，限制了他的天才和願望的發展。

當時這位主角，他好像不相信，或者也向未想過，他會遭際到這件不幸的事件，在抗戰的今天，他想：他更興奮的有信心的想，這是雙十二精神的實現，也是他個人這些年來奔走救亡，主張抗戰打回老家願望的實現，他讚頌着欣慰着，這是「九一八」的恥辱仇恨發洩成民族自救的火焰，一切在抗×的大前提下，都不成問題，一切都會頓改舊觀向着新生，中國人中華民族是向着光明前進着，所以他毫不值疑，他相信領袖和政府的堅

又如吉隆坡××中學會發生因無理中途辭退多位良師，而全校學生罷考的大風潮，結果僅僅因為校長是忠實同志，對付學生十分堅決烈厲，所以反能博得黨官的大嘉獎，而將十餘教師，二百餘學生實行開除，而且不准轉學！

他如麻坡××中學，××女學，芙蓉××中學，加影××學校；怡保××中學，××女學；實叻遠××中學；和豐××中學；太平××中學；檳城××中學，××女學等多所，沒有一所不發生進步與反進步的鬥爭，及黨員進攻非黨員的鬥爭！結果當然是沒背景的弱者——窮而不屈的教員學生大批大批的被逐走！

至於吉隆坡中華中學，加影華僑中學因被青年目為較為進步的學校，內部較為團結，則更受到外力的包圍攻擊，黨官飛短流長，時作「謠言攻勢」大有不滅不息之勢，結果也不斷發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檳城鍾靈中學校長惠祥博士，原為一生物學家，為人溫和謹愿，十足學者態度，因為尙存一點良心，不忍以青年為狗彘，遂亦為黨人深惡痛絕，去年底無端突被斥退！華僑教育界的人權蕩然無以復存！

這樣的危險發展之後，正如南洋商報新南洋上所說：「於是有些學校便改變了它過去的優秀作風，以「為教育而教育」的口號，代替為救國，為抗敵，也為救華僑而教育的任務，用「提高學生程度」的自欺欺人的口號來加重學生在書本上的死讀，取消了學生的課外學習，集體學習的風氣，甚至提高了「為一個主義」，「為一個黨」，「為一個領袖」而教育，違背了全體華僑所共同要求的教育方針。好些學校就是在這壞的傾向下面，明顯的表現牠的倒退，而形成馬華教育倒退的高潮，他們這一般人也就逐個在僑胞面前，在青年學生面前表現無恥的醜態，自己掃蕩了自己的名譽與威望！」誠然，那些不要臉的敗類，吃黨飯，做黨官，或做奴才的奴才的人們，雖然佔了幾所學校，當了幾名教員，出賣了自己的靈魂，侮辱了教育者清白的人格，他們除了被千千萬萬的青年所鄙棄唾罵之外，一點也得不到什麼呢！

摧毀人權的所謂「黨化教育」，在南洋起了絕大的破壞性，建設性當然是絕談不到的。他們唯一的工作是在學校中組織特務工作，進行其「植黨營私，分裂華僑」的勾當，去年上半年春會在新嘉坡祕密組織三青團，祕

密訓練一大批被收買利用的學生，分派到全馬各校入學，專做老師及同學的情報工作，舉凡學校裏員生的言論，出版，集會，教學等一切活動，盡入特務的網羅，傳到主管機關方面去，以便決定其奪取政權的方針。其方針如何？如所周知，無非是利用董事，收買校長教員，許以將來如何可以升官發財或褒獎保護之利（當然是欺騙和賂吹）偷利用成功，則促其「效忠」，聲言要有「黨同伐異」的事實表現，始得上級信任及記功。這般昧良份子乃分別在各校利用一切方法，如「提高程度」，「注重會考」，「適應環境」，「維持秩序」，「整肅校規」，「服從命令」……等口號，取締學生在校規範園內之言論，出版，集會，讀書，閱報，自動學習，甚至飲食，居住之自由，稍有反抗或表示抗議，即被指為搗亂份子，立即開除學籍。倘或反抗力大，則將教員學生所讀之書及所作文章，或壁報，或報紙副刊等，非送提學司則送領事館，硬指為異黨份子，此外，更偽造情報，將教員學生之私人生活，愛國行為，不斷向當地政府告密，甚至有偽造標語傳單或書籍文件，祕密放入異己者之書籍衣箱或案頭床底，以作搜查陷害之工具的，「天理良心，完全泯滅！而蒸蒸日上之華僑教育，突受致命的謀害！」

或曰：海外部，僑委會，領事館等，不是日日宣傳如何提倡僑教，如何優待教師，如何愛護華僑學生嗎？是的，還真是極天下妙用之至！「宣傳得越仁愛，行動得越殘忍，這是今日若干黨官的所謂「戰術」！」

（被檢查十四行）

使華僑教育界感到空前的教員恐慌，我們的主管機關如海外部，領事館之類，竟亦毫無心肝，絕不設法保障華僑教育◇◇◇◇！毋寧說，許多昧良之徒，反對此◇◇◇作盡了絕大的××的任務！因為他們正好配合起來植黨營私，控制學校，實行其夢想中的「黨化教育」呀！因此，從本年二三月間起，吳部長南巡以後，馬來亞各華校都開始了組黨的活動，教員和學生的每一陣營裏面，更發生了無可彌縫的裂痕！天下痛心之事，無有過於此者了！

陳嘉庚先生南歸以來，目覩南洋教師缺乏的慘狀，乃即發起創辦華僑師範學校，並即得到各方有力僑領指

助鉅資以促其成，此爲凡是中國人所應擁護的華僑教育運動。乃在國民黨影響之下，竟有一小部分人「別有居心，力謀破壞」政治壓迫不行，繼之以◇◇◇◇◇◇◇◇◇◇，則利用幫派分裂！「且復印發匿名函件，誣毀新任校長教員，用心之毒，可以想見」，迫得由陳嘉庚先生在各報刊登啟事嚴加痛斥！雖然「公道自在人心，破壞者礙如何盡力，亦終無濟」，但華僑教育界之人權已無所不被人侵犯及摧毀了！

起來！我們要爭取神聖的天賦人權，向國民黨誠懇要求交還國柄，放棄一黨專政，實施民主政治，首先恢復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辦學教學求學，愛身愛國之天賦人權！

福州在淪陷前，由於陳儀主席的「德政」，每担米價早就突破了一千三百元關，平民當然無法謀生，於是集體自殺，葬身閩江，結束他們爲某些人視爲不值錢的生命，的一次正當另一羣人要蹈水自殺的當兒，發現遠處有一隻大船，上面不斷有白色的東西向水裏傾注，飢餓帶來了驚愕，當他們走近一看的時候，發現所傾注的東西，正是他們多月不知飯味的米。原來陳主席以囤米太多，有的已開始蛀爛，未便當衆露曝，又不願出售，而應響了無止境上漲的米價，於是倒掉了事，不巧又被這些垂死的飢民看見，當時就轟了出來。好在陳主席神通廣大，一陣鎮壓，當然就平安無事。

（上海聯海半月刊）

這黑手的茶毒，也免不了海外的僑胞，不僅直接摧殘了旅港閩僑戰時服務團，廣東東江東華僑回鄉服務團，安南華僑童軍回國服務團及瓊僑服務團等。並且還把各團體的負責人予以暗殺或拘禁，而一般團員，則漂泊流離！當時的海外外部部長吳鐵城，仍怕他們有救國自由的機會，而變成了蹤虎歸山，就勾結港政府，將出境青年，引渡到韶關以西的樂昌，設了一座華僑的集中營，現在已有五百左右的華僑青年，在那裏度着比牛馬還不如的奴隸生活，就是現在仍留在海外的僑，他們的思想行動，也在被統制之列，單就教育一項而言，就實行着專橫的「非黨員不許教書，非黨員不許讀書」的荒謬主義！（菲律賓建國報）

我從華僑集中營裏逃出

賈人

我們從海外部華僑集中營里逃跑出來的「條小生命，我要趕快給大家揭露一個祕密：這就是國民黨的所謂優待出境華僑的所謂「華僑訓練班」！即是暗無天日的華僑集中營。這集中營的地點是廣東韶關之北的樂昌縣指南鄉，主持人物是原為◇◇，現為國民黨忠實同志的劉翼凌又名劉聲

一 因為華僑青年會為祖國抗戰作了最大的努力

「七七」抗戰發動之後全國人民所要求的統一戰線形成，各黨各派宣佈團結合作抗×到底，這真使廣大的華僑歡喜到發狂了！大家爲了挽救祖國的危亡，爲了建設自由解放的新中國，大家都不再顧惜到自己的生命財產及職業生活，大家都拚命的出錢出力，獻出了他們（她們）的一切，把全南洋華僑的救國運動，發展到如火如荼！他們自己節衣縮食出盡了所有的錢，又勸告全體僑胞節衣縮食出盡了所有的錢，這幾十萬萬的愛國金由各地籌賑會匯到達官貴人的手裏，他們自然皆大歡喜，但他們囊括了你們的錢却不准你們說話，甚至不准你們表示意志或希望呢？華僑青年非常熱烈的表示了黨派合作，全民團結實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戰到底的願望，黨官便覺得你們非常可惡，他們說：你們有出錢的資格，但沒有說話的資格！要說話嗎？權在我手，儘可對付你；給你們戴頂紅帽子你們的頭痛不痛？因此，華僑青年熱烈籌款救國，反被黨官們指爲「另有作用」，早已始對付了。

二 因為華僑青年的團結覺醒嚇昏了黨官

華僑青年出錢而外，又大多出力了！他們大批大批的回國參加抗戰，或在軍隊服務，或到敵後工作，或入

主任，美其名爲「華僑訓練班」，劉某由重慶飛港佈置後，再由港飛韶佈置，不料紙是包火不住的，不管他如何花言巧語，裝模作樣，但祕密早已揭露。那一些人由沙魚涌，而淡水，而惠州，浩浩蕩蕩，沿途監視甚嚴，沒有辦法逃跑，但天不絕人之路，到了惠州以上不遠，突然遇見×機來襲，大家四散奔避，監視的人們一時逃得不知去向，十多位聰明才智的青年友人便乘機逃出了虎口，王×等因頗受優待，被委爲職員，自願歸隊，並勸他人不好逃跑！結果，他們來了韶關之後，黨官們所要得而甘心的份子都被脫網，劉翼凌氣昏了頭腦，把責任通通誣在押送人的身上，官官大鬧意見！

五 港韶綫上我們識破了悶葫蘆

我們一行於本年正月間被送××××××××××××××××，當然大家歡天喜地，精神十分痛快，以爲苦難已有盡頭，過此一點之後，便是海闊天空，自由自在的祖國了！

翌日，忽有兩個西裝革履，滿面春風，貌紳士的人到×××里來探望我們，說是「歡迎華僑回國代表團」的代表，問長問短，對我們表示十分關切，並謂政府及國內民衆都準備歡迎我們保護我們，使我們的心頭更爲歡欣和感激，以爲抗戰政府確係愛民若赤子！又翌日，那兩位先生更加表示和善，帶來了一大批日用必需品來慰勞，每人得到軍毯一張，而巾一條，牙擦，牙膏，香皂等各一份，並謂政府愛護華僑起見，確已撥出三十萬元專爲招待出境華僑之用云云。

以後他們天天輪流來看我們，對我們非吹即捧，說政府將來對我們有很多期望之處，還把我們稍加訓練，使能爲國大用。說到國事，則顧左右而言他，常常對異黨深表不滿，竟謂我們在南洋亦不免被人利用，才會被解出境，要我們洗心革面，從此做個好國民云云，漸漸使我們摸不着頭腦，總覺言中有物，對我們的人格實在大肆侮辱！幾位年紀輕，血氣方剛的伙伴，聽得不耐煩時，未免與之爭論一番，他們對之顯有含恨之意，十分注意言人的姓名，特務工作的尾巴漸次暴露，使我們大家的胸頭掛上了悶葫蘆！

我們搭大鵬輪被抽至沙魚浦，×××××，××××××××××，我們即由二十餘名武裝實彈的弟兄保護前行，我們的行動更加不能自由，大小使都有衛隊跟在後面，說話則有「代表團」的幹事從旁諦聽！好傢伙，你們幹的什麼好事，大家都恍然大悟了！那些幹事雖還謹言密語，極盡其騙誘之能事，但是，我的乖子呀，咱老子們都不相信你們了！

到了惠州的招待所，跑出來迎接我們的却是第一批交接過去的王×和陳賈飛等人，他們也掛上幹事的徽章，頗為神氣，但對老友則儘管做作，總有點不大自然！他們差不多都依照同一宣傳大綱發言，陳王等對過去行為輒謂詛咒，希望大家改舊從新。王×雖然奸滑，但諒非出自本願。給某君從痛切處一刺道：「老哥，憑良心講，你們都在欺騙我們，我們救國何罪，勞你們助桀為虐？老實說，你們還不是騙我們去坐集中營？王俯首不語，若有不勝感慨之處！我們只有替他可憐！

到了老隆，我們站在生死存亡的歧途上了！一般梅埔潮及閩南的難友，都齊聲要求恢復自由，各自回鄉，勿勞費心遠送，又累政府破費，欺騙已無成效，他們只得脫下假面具，露出了青面獠牙！一位幹事聲色俱厲的說道：「你們休要再作妄想，現在是插翅難飛，通通都得解到韶關「華僑訓練班」加以數個月的訓練，如有中途逃走的，一經拿獲，立即執行槍斃！」此話一出，全體難友都突感毛骨悚然，不禁淚如雨下，互相擁抱大哭！天呀！我們何不死於××人手？何不死於外國人手？而偏偏死在我們所熱烈擁護的祖國政府手里啊！

六 牢門一入深如海，長使英雄淚滿襟

到了曲江，又被轉解至離樂昌縣城約十華里的指南鄉，這就是集中營的所在，某君哼兩句詩嘲云：「牢門一入深如海，長使英雄淚滿襟！」

朋友！所謂優待華僑的「華僑訓練班」的牢囚生活怎樣呢？那就是完全在軍隊「保護」(！)下恐怖生活！我們被關被訓的僑胞，一共三百餘人，份上非常複雜，愛國政治犯，私會黨徒，盜竊者都應有盡有，共編

另有玉華女同志，被叛徒告密，劉主任又迫其「轉向」，都被拒絕。李教官貪其姿色，欲吊膀子，亦被掌其頰，咬以牙，不遂，

！是誠何心哉？！

這兩位難友××後，營里空氣非常死寂，憤火燃燒在每個人的心版上！教官乃又裝出假惺惺的面孔，監視稍為放寬，還帶我們到城里遠足，由軍隊護送，意欲和緩和緩一下。

他媽的，這是機會了！我們遲早都死，何不越獄以博萬一的生？幸得某弟兄的同情，我們幾個人便逃出了虎口，成爲萬劫餘生！回憶過去，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了！

謹此真實報告於海外父老兄弟諸姊妹之前，請速設法請政府釋放救國有罪的僑胞！撤銷這中營！我們要保障人權，大家參加人權運動，挽救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

的集

黃埔出身的有名軍人賀衷寒等，他們欽慕德國的「強大」，特別神往於德國的集中營，於是在重慶等地創辦了青年運動服務營之類的機關，據主持人的報告，勞動服務營是三民主義青年團主要專業之一，特別注意對政治教育的訓練，要建立對主義及團體的信心。他們要使每個青年，都成爲國民黨的信徒。而他們學生的來源，據說是招考，但康澤的意見，認爲吸收的範圍要擴大些，可由機關保送，如社會部公安局之類。

現有的營地在重慶城郊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佔地二千多畝，一切設備，均作三千人的準備。做法是集各國經驗的大成，主要是德國的「聯邦勞動服務法」。關於營的設計者和領導主持者則爲陳誠，賀衷寒，康澤，及盧作孚等，他們要積極地促使中國「德國化」！

補充連

跋茵

今天，中隊長派我率領一班弟兄到十二補充連去，任務是護送新兵開拔。

把帶來的隊伍在門前解散了。讓他自己找地方休息去。我一個人從門崗的敬禮下走進了營房。這是一間古老破舊的龍王廟，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潮溼的霉氣，屋瓦經過了不知多少年代的侵蝕，簡直遮蔽不了風雨。由於經常駐兵的緣故，一切門板，屏障，甚至「托庇幃」的謝神牌，只要是木料都給燒得乾乾淨淨了。什麼東西都沒有，剩下來的一塊空晃晃的用紅磚牆嚴密地封鎖着的區域，據說這用來作新兵的駐所，在管理上倒是很方便的。

院子裏擠着一大堆衣衫襤褸的人羣，有些在捉虱子，有些在伊勁地抓着癬疥，大概他們自入營以來就沒有好好地洗過一次澡，現在正想藉這溫暖無私的太陽來給他們魚鱗似的皮膚一個愉快的日光浴罷！

我悄悄地走進正殿去，除了從破爛的瓦隙透露下來的一綫陽光外，這里簡直沒有絲毫的光明和溫暖。陰溼冰凍的泥地上，鋪着一些破爛的草蓆，上面橫七豎八的躺滿了十多個面無血色的小伙子。他們擠成一團，兩個人蓋着一條麻袋，有些還把身體裝進袋子里去，彼此緊抱着，依偎着。似乎互相要從別人的身體上吸取一點溫暖，來抵抗這難堪的寒氣，我正奇怪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旁邊一位班長告訴我：原來這些人差不多都是害發冷病，每天總要發作一次。

剛退出正殿，就聽見王連長在那邊打招呼了，我跟着他走進營長室（這是用竹蓬在另一個光明的角落裏劃分出來的）。啊！這是多麼不同！這里簡直是另一個天地了，十五尺闊，二十尺深的房子里，齊整地排列四張行軍床，不但吊着蚊帳，床上還鋪着雪白的被單，金山毯，繡着蝴蝶雙飛的枕袋，這大概是連長太太的傑作呢！

尷尬的磚牆也給石灰粉飾一斯了，而且上面還掛着一幅出自名家手筆的滿江紅，一幅張團長的全副戎裝的英武的玉照，簡直使這小小的房子容納不下這麼榮耀的光輝。一個很小的勤務兵正在收拾房中桌上狼藉的杯盤，空氣里還殘留着菜肴的香味和酒氣，大概官長們正用過了早飯。

外面忽然像搗亂的蜂巢似的騷動起來，跟着是一串有威勢的嘶喝聲，開飯的時間到了，我藉口要出外巡視一下帶來的弟兄，又踱出了官長室，

軍隊里的伙食，我向來是熟悉的。多半是每月六塊錢，近來米價高漲到三角錢一升，只能吃一粥一飯，可是補充連里每天兩頓都是粥，而且粥的成份可不同我們通常吃的一樣，里面是少量的糙米，番薯，飯焦，和少量的水，不夠分配的時候，臨時沖上一些冷水，也是不成問題的。

他們一羣野狗似的，你一碗我一碗的爭搶起來，有的叫燙了手，有的叫粥潑滿了一身，吵得要命，鬧得很兇。假如不是有班長們的刺刀在鎮壓着，只有把兩桶粥全翻在地上，誰也盛不到一碗。

搶到一碗的，就淒苦地笑着，用舌頭珍惜地舐着溢在碗邊的粥水，然後讓肚子底吸力，猛烈地把這些食料吸下去，一會便光了。至於添粥的機會，誰都知道是絕對不會有的，只有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失望的捧着一隻空碗。

我在旁邊看他們吃粥，自己的肚子也覺得有點餓起來了。幸而官長室門前還辦了一所合作社，在特務長主持下進行一切交易，貨色相當完備，水果、餅食，以色列刷牙毛巾等日用品，一樣也不缺少。

我吃了兩塊碎肉餅和一節甘蔗（在外面至多賣一角錢），真好像跟人開玩笑似的，一共要我付了三角五分。這樣的價目，大概在紐約和倫敦也買得到了。別的東西更貴得出人意料之外，一支牙刷賣一塊大洋，一塊毛巾却是一元五角。

當然，東西賣得這樣貴是有着特殊原因的：第一，每個壯丁入營的時候，他隨身攜帶的銀物規定要交出連部「代理保管」，以後無論要買什麼東西，只有向合作社交易，賬目由特務長在他的存款和薪餉內扣除。其次

壯丁們，都是來自田間的莊稼人，平日大吃大喝慣的，每天兩頓稀粥怎能夠滿足他們的食慾。肚餓了，只要有錢可花，就要兩塊錢一塊餅他們也得買來吃了。況且，就算你省着錢不用，將來存款是否有還給你的日子，誰也不敢保證啊！

飯吃過了，馬上就要出發。王連長鄭重的囑咐班長們準備好繩子，把點到名的壯丁一個個綁起來。

我心頭起了一陣異樣的感覺，以抗議的口氣對他說：「我想不需要這樣罷？」

「這幫契弟壞得很！哼！不給他們綁起來，恐怕連你們兄弟的槍也給搶了呢！」他邊笑說，好像譏笑我這小伙子沒有經驗。

點到名的壯丁有幾個還躺在地上，他們是害發冷病的，又冷又餓，簡直不能掙起來，只用一聲微弱的呻吟代替了應「有！」

「——假病，看老子給你醫！」

連長狠命一脚踢在其中一個的身上，那個人受了這猛烈的一擊，居然跳起身來。於是連長狼嗥般狂笑了！

「你看，還不是裝病，要死似的！怎瞞得過老子。」

我難堪地沉默着。

隊伍出發了，一共是五十多個「壯丁」，每三個綁在一起。前面由陳排長和兩個班長率領着，兩旁跟着我們的弟兄。沿途中老百姓以驚奇而憤慨的眼光投向我们，好像是提出這樣的質問：

「難道這就是出征軍人應得的優待嗎？」

「難道這就是老百姓參加軍事訓練的第一課嗎？」

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時候看到肥壯成羣的牛羊被驅向屠場的景象了。從我們孩子的眼里看來，柔弱的心靈總似乎有點沉淪不安的。現在將這種相似的行爲轉移到人和人之間，而且在戰友和戰友之間，自己却在執行着屠戶的任務，這還說得過去嗎？

我覺得自己是犯罪了。

其實，誰忍心幹這樣不要臉的事情呢？當然，這是命令。多久了——我們軍人生活在由命令所支配的日子。但現在我很懷疑，絕對不可違反的，究竟是不可理解的命令？還是民族的偉大意志？

忽然，隊伍中有一個兵士悄悄地說：「官長，把我們放開來罷！我們也知道爲國家戰死是光榮的，誰還願意開小差呢？」

可是，連這樣微弱的呼聲也不是官長們所能容忍的，陳排長馬上賞那個說話的小兵一個耳光，同時狠狠地瞪我一眼。

去年七月間，內江（四川）發生了糖商蔗和農民的糾紛，由於地方官吏的助長糖商，使得蔗民連肚皮都不能維持，二百三百元一擔米，還幾乎買不着，有一戶蔗民，早上問得米價以後，回去搜出一些還可以質典的舊衣（有的還是從身上脫下來的）上當舖去，換上剛夠買一升米的錢，預備買米。及至他再回到那家米店請店夥糶米時，米價已經又漲了一角三分，農民懇求讓一點，並訴說家中大小五口已經整天沒喝過一口粥了。店夥毫不同情，反覺厭煩，痛罵農民不識時務，一脚將可憐的僱主踢了出去，那農民與店夥爭吵一番，無可奈何，氣沖沖離開了米店，走向對家一家肉鋪，奪過放在肉案上的一把屠刀，順手就往頸項上一掠，鮮紅的血像水槍似的冒了出來，不到二十分鐘以裏，便氣絕身死。

（見蔡淑美：內江的糖蔗糾紛）

所謂東北青年教育也者

張振

東北的孩子，十年來隨着他們不爭氣的鄉長，走上了流亡的路徑，政府關切他們，立一個東北中山中學，收容而教育之，希望他們成爲收復失地的基本幹部，初衷至善。另外一個東北中學，也有他獨具的精神，雙十二後，收歸國立。這兩校的東北的孩子，十年來在前方後方，會發揮過很大的力量，貢獻在抗戰建國的事業上。不幸的是這幾年來，因爲學校當局的愚昧專斷，使這些優秀的青年，痛遭壓迫，飽受摧殘，現在據我聞見所及，拉雜寫出一點，寄給你們可以自由發言的人士，倘得賜予登載，或可促使社會的注意吧！

一 東北，中山兩個中學，經過長時間的遷移，二十八年夏天到了四川自流井的靜濤寺。一牆之隔，兩校並立，兩校青年極願聯歡，但是校當局竟嚴禁他們見面談話，東北校長××胸無一物，好說大話，如對學生訓話，他和部長坐過一輛汽車都要講出。中山校長××既粗莽而又殘忍，他們兩個人，只爲謀生問題，已經把東北祖先傳留的優良性能失掉，什麼正義啦，道德啦，廉恥啦，早已一掃無餘，因此摧殘青年，尤其家鄉青年，無所不用其極，他兩人共同的論調是：「流亡即是流氓，東北青年和戰區青年全富於反抗性，一樣辦學，殊不若川省學生之馴順，還能有錢交費」請想一想這是些什麼話吧！

職是之故，優秀的東北孩子，常被他們誣陷於共產黨，而隨時被迫離校。十二，三歲的小娃子，亦所不免。

有一次中山學生名叫趙智的，學校，因學生反對苛政，常發現標語，就收買他担任「監謗」的工作，與另外三十餘人組織特務團夜間每人發電筒一支，在校長室和訓育主任室辦公，除發給零用外，花生橘子瓜子，儘這三十個男女學生食用，又因爲激夜工作，白天特許他們不上課，趙智這個孩子參加了四，五天又退出了，宣布真相使學生盡知，以致被認爲共黨，校長訓育及被收買的同學把他捆吊起來，一齊動手棍棒拳腳齊加打的他

氣絕在地，校長看他昏死，纔喚校醫注兩針強心劑，醒來由校警看押於龍華亭，三天才把他釋放（因為鄰校學生一致憤慨的緣故）。學校而組織了特務網，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這段事曾在旅渝同鄉會聽到這個孩子的哭訴。

×××為給他幫忙的學生求愛，女生樊××不允，竟把他們一桌子菜全下了毒藥，八個女孩子都病了六七天。

現在這個學校正在鬧風潮中，全體學生經不起壓迫與摧殘，決心要趕走蹂躪他們的校長。事偏湊巧，教部派的××學，又因為和他同期受訓，特別袒護他，一貫維持尊嚴的教育部對孩子們的理，那肯聽信呢！現在×××領兩個職員十幾個男女學生，離開自流井的學校到在威遠縣辦公，情形如此之慘，他還沒醒悟一點！

東北校長×××想盡方法開除學生，一些低能教員教別字，學生有所質問，就說他目無師長，日本慣用的不敬的帽子就給他戴在頭上，執行開除，學生唱歌不齊，說級長領導無方，也執行開除。

最可笑的一件事：有一班辦伙，這些學生因為每天吃兩頓稀粥，想在星期六吃次乾飯，就在一週中每天積存二升米，×××就出牌說為首的赫經昌等十一人囤積大米，擾亂後方秩序」就一齊開除了，他在半年中逼走了五十多個東北無路可歸的學生，當這些學生到重慶的時候，正是西蜀的初冬，雖不若東北的酷寒，可是他們赤足草履，襤褸單衣一個個打着冷戰，忍着飢寒來重慶找親朋，告鄉長，因為他們的父母沒在旁邊，有誰為他們同情為他們落淚，為他們想想辦法？這時他們最簡單的行李，也都賣作路費了！「青年是毒蛇猛獸」在他們口口聲聲的這樣說，那有痛惜之感呢？為麻醉青年他們還有痛斥五四運動的言論，這些人的頭腦可以想見了。事真離奇，在這個學校裏，還鑿出一段黨團之爭的故事，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領導者領了一百多個男女孩子離校住在自流井，×××就大肆拉攏，劉備的善哭，他頻頻的表演，兩個多月學生不能念書，他們却說：「國立中學統制思想為要，念書實是末節」。

在去年的上季，學生曾經念了半年書，可是把持這學校的東北劣紳，就認為那是腐敗教育，據我們推測，

那時的訓育教員大概不是他們的走卒吧。主持三青團的人帶槍上課，威脅利誘使學生作信徒。他們常說軍隊要來解散你們啦！憲兵要來搜索你們啦！政府有你的名籍！電報打到這裏；你不入團，那有保障，尤其可以保送大學，出校招待食宿！學生的日記每天丟失！把一個文化機關，造成了恐怖狀態。

三民主義本來是好的，可是一些卑鄙之流，籍黨籍團非法活動，使青年無從信任，他如何敢加入，不加入就是共產黨嗎？就有共產嫌疑嗎？就是毒蛇猛獸嗎？叫他們如何安心讀書。

聽說最近會撥給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六萬元，作為招致已在東北高中畢業的學生來祖國受大學教育之用，每人路費六百元，第一批招百人，我們想他們出來之後，固然可以免掉倭寇的憲兵黑夜逮捕，上大楷，灌涼水等等的危險，但我們教育如不改善，恐怕他們到來之後的失望，更要大了！望負責教育的人們，有所覺醒罷！

這是什麼世界呀，朋友！

朋 碩

一

我會見過：

年青的，

挾着少女：

在陰森樹下蹂躪。

人們見了，

他說：

「這是共產嫌疑」！

他還昂然地把

「官印」挂在胸前：

顯赫的闊步猙笑。

他後面啊，

還有小黑的鐵頭。

二

「你愛什麼顏色呀，朋友」！

老成的和靄的問在。

這時是新年；

年青的指着人們糊着牆上的揮春：

「這是我愛的顏色呀」！

「哈哈，好拉」！

從此——

這個年青者，

不知窩在什麼地方；

不明他還健康否？

這也是我的朋友呀！
我將不知爲他而祝壽；
抑爲他而追悼！

三

「走拉」！

「殺……呀……」！

從古老的村中，

跑出千百男女；

老的少的：

流涕，痛哭，捶胸！

「看呀！

燒到我的家」。

——明天

村也燒光了！

許多人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官員」們竊笑說：

「昨天是奸黨的行爲呀！

你們該痛恨他」。

一個陰黑的林子裏，

百十個年青者，

男的，女的：

忙得不伸腰；

彷彿挖着戰壕，

防避敵人的襲擊！

整夜壕也挖好了，

恰五尺來深。

「工頭」說：

「你們落去看看呀，

夠不夠高」。

一會兒

一堆堆黃色的土沉寂地，

呵！

這也就是他們的歸宿罷！

四

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狼狗；

主子「放」了「犯人」，

三隻，四隻，着

狂奔追噬！

呀！

一會兒

「犯人」不見了；

一副枯骨血腥地露在田邊！

「不能去收斂，

這是驚傷呀」！

村裏人們這樣的傳說。

五

在美麗的原野；

風兒呼呼地吹着，

樹兒沙沙地響，

這和靄，這溫柔，

是多麼可愛呀！。

這大的自然。

但——

時常從各角落裏，

傳來：

男人，女人的

呻吟，啼哭，槍聲。

傳來：

獐狼，腥刺，嘔鼻。

「這是什麼世界呀，
朋友」！

五月的鮮花

史之達

——紀念一個死去的朋友 Giga ——

記得在曲江的時候，我和他自廣州退出前後已經兩年不見了，他慘然的對我說，「你是最清楚我家庭的人啊！在翁源妹妹死後，母親又死了，在前幾個月父親又病歿。……我的家庭這樣的劇變，真使人夢想不到。」當時我也感到一種莫名的憂傷。我這位朋友是健康得多了，幾顆缺掉的門齒已鑲好了。無論他是消滅了一些，那種鑿鑿的精神是感到他艱苦的工作獲得了慰藉。

在第一次粵北會戰時，我離開了曲江已經一年多，在今年一月杪，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很潦草的鉛筆信，從那信的皺紋，可想到是經過許多轉折寄出來的。

「……我現在是休養在一個山麓，這是一個不爲外人所尋覓到的「世外桃源」，自問，我沒有什麼對不起國家民族的地方——相反地，我忘掉了家庭的悲傷、毫無艾怨地在辛酸環境下服務抗戰……我想，不久就會回到曲江，朋友，你會想得到我現在的情形，（原信模糊兩行）……或者，我們沒有見面的機會也不定。他們的面目，你在曲江的時候大概也知道的。我想到我家庭……我的命運，祖國的命運……這一聯串悲慘的命運，像一條線牽牽着，現在中國青年不知多少，和我的遭遇一樣。本來我想多寫一點的，可是心太亂，我不能寫了，我的頭非常沉重，我的喉頭似被塞着硬骨那樣欲吐不能，欲吞不得，……我有一本書，將來由××交給你，萬一我不幸的時候，作爲紀念物吧……」

他這封信，使我有一種不能寧靜的豫感，因爲那個時候，正是中國逆流澎湃的時候啊！

在二月初，他新婚的妻子齊來信說，「他是被一個朋友邀去當教員的，聽說病倒醫院，朋友來信說，病勢

不重，不久可望痊愈。可是，現在個多月沒有信了，你收到他的信嗎？」

他的妻子剛生了一個孩子，他的真正消息連妻子也不讓知道，他的用心是如何的苦啊！

就是在國內問題最緊張的二月中旬，我從朋友的信中，知道他已經不幸了，在曲江坪石之間的山地，在一個深夜裏，連串的機關槍聲結束了他的生命，——還有五六個同伴呢！朋友的信提到，「在鄉村的晚上，我們在深夜有時也偶然聽得到尖銳的槍聲，在這樣的漫漫黑夜是如何的恐怖！這種槍聲簡直是打在我的心窩那樣，我簡直不能入睡，唉！這種槍聲不知摧殘了人間多少生命的鮮花——青年的生命。誰知道其中沒有我和你的朋友，兄弟和姊妹……」

在我離開桂林前幾天，一個朋友經過了桂林，帶來了他給我這個紀念物。

我拆開了它，這是一本極其普通歌曲的書，已經脫皮了，書頁滿是油蹟，顯然這是他——死去的朋友，用來枕頭的——。或者在痛苦的時候，用以消愁的吧！

我當時是感到了憂傷和無限的憤怒。

因為自己也浸在煩亂的生活中，內心的枯焦是不難想像的。在一個晚上，我收拾自己的行囊，準備要到另一個地方，這本殘破的紀念品在衝擊我的情感，我將它翻了幾翻，我發現了在書縫邊，用鉛筆寫着的字跡，雖然有些是模糊了，大多數還是依稀可辨。現在我將它略加整理謄抄出來，使大家「鑑賞」一下，現在國內青年所遭遇的命運，簡直是不能想像的。嗚呼，人間何世？這是值得深思的事啊！

「……我忘記進來多少天了，那天我在風度路走，被一個生面人叫住我，命令我跟他走，我心裏明白什麼回事。當晚由□□□□□□，用車子送來這裏，聽那個生面人——大概所謂特務工作者了。說，「不要緊的，我們不會冤枉好人的，你放心吧好了！」我也不知是東南西北，車子跑得很快，大約半小時的樣子到了。這是離□□不遠的一個什麼山，我被送進這個類似防空洞的地方，這裏有很多人守着，裏面有廿多人，有好幾個是認識的，當我走進去的時候，大家用眼睛看着苦笑，不敢打招呼……（字跡脫落很多）。

「今天大家低聲的問，問過話嗎？大家說沒有，唉！我們犯什麼罪，如果有罪，那就是我們要救國。這本書是△給我做枕頭用的。

好的，做枕頭之外，我拿它記一點東西，將來幫助記憶生命的經歷。」

「心很煩，蚊子又多，我想着齊，她大約不久就生孩子吧。我已經設法由朋友告訴她，我在一個學校教書

○……」

我不知來了多少時候了，現在是什麼日子我也忘記了。天還是這樣的冷啊！

聽說，不久就送我們回□□。

昨天晚上來叫幾個人出去，聽說是釋放了，大家都羨慕他們，其中一個十七歲的天真孩子偷偷塞給我兩元省券，我不肯收，他說，我出去了，有錢用，你在這裏要錢用……」

我非常的興奮，我感到世界上同命運的人才會給予真摯的同情的……

我想着不久，可以出去了，反來覆去睡不着。正當我要入睡時，隱約聽到一陣槍聲，我們的羨慕變成了恐怕，悲傷，我們一個個都跳了起來，又無精打彩的跌在地鋪上……

「我出去了，有錢用，你在這裏要錢用……」這聲音還在耳邊，那兩張省券還是溫暖的，可是，他的血已經濺着野草了。」

（模糊一大片）

我說我是抗先隊員，否認什麼C P，C Y，什麼外圍工作者……

「你們抗先隊是C P的外圍，有人承認你是C P。」那個穿軍服的軍官問（大概是碇備司令的），他故意解開皮包找什麼文件來證明那樣。

「不是，我是救國的」，我氣忿了。

拿那個東西來，叫他試一試新傢伙！原來所謂新東西是一個圓鐵柵——約一尺五圓周，五尺高的樣子，上面是尖利的。他們放我站在裏面。

哼，我們這樣幹，中央是默契的，像你們這些奸黨，多殺幾個有什麼關係。

「說不說老實話」。

「……………」

我站在那個鐵柵裏，我幾乎昏去，我的下頷被尖銳的鐵鋒刺傷了。

以後我被執着頭髮，打了幾個耳光，我昏了過去……

◇

◇

◇

「我已經瘦了很多了，兩頰骨已突出。前晚有個人來和我說，祇要我「說老實話」，不但可以釋放，而且保證有工作……」

我很氣忿，這些無恥之徒威迫利誘全都用盡了。我一句話也不說。我明白這是青年團既定的策略，先解散抗先，以後將抗先隊員加上帽子，一個個的弄掉。」

◇

◇

◇

「在這裏的人漸漸地少了，我知道我是免不掉了，我這時想到死去的父親，從前在廣州被捕半年，父親爲我營救，現在呢？父親已不在人世了，即使健在，也無法奔走了，……想不到抗戰四年的今天，戮殺青年這種現象，變本加厲起來啊！

荒淫無恥，這些魔鬼的猙獰面目我總是見過了，他們平日不是「民主」，「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叫得非常堂皇嗎？那是他們的假面具啊！

吓！……」

「……（看不清一行）黎明之前的黑暗，是更艱苦，更恐怖的，我就這樣地犧牲了嗎？我不畏懼，我們的血不會白流的，這些魔鬼想把我們沒有一點痕跡的消滅掉，你們以為這樣就沒有人知道嗎？……」

「……（鉛筆塗掉一大段）」

上面這九段零星的筆記，是已經死去的朋友 G i G a 的手跡，他那娟秀的字跡蘊藏着無限的力量推動着後死者的我們，雪在隆冬的時候是可以壓殺野草的，但是，一到春天的時候，它又會欣欣向榮起來。像 G i G a 這樣的青年他所遭遇不正是千百青年在每一個黑暗的角落裏所同樣遭遇嗎？他這種不為威迫利誘，至死不屈，這正顯示着大時代的中國青年的偉大精神。

我這位朋友在逆流中給窒死了，他的英日法文和世界語都很好，他有一點熱烈愛國的心，和追求光明的熱情，現在他死於口口的手裏，這不止是我個人的友誼的損失吧！

現在已經是五月杪了，我想到五月的鮮花，因為寫「五月的鮮花」的作者是紀念幾個為自由而犧牲的壯士，我現在用它作為題目來紀念為自由而犧牲的朋友。

我相信血液的灌溉，總有一天會結成自由的花朵，開遍全中國的。

國民黨若干大員，現在都已成爲萬萬元以上的富翁。據馬寅初博士的宣露，美國銀行裏，中國三四位大官員的存款，已達美金二三十萬萬元以上，這些錢到底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陳紹華：從人權運動談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摧殘人權的思想統制與青年遭際

鐵 眞

不諱疾忌醫地說，在大後方，思想的統制和青年的遭遇，真是不堪想像。就可最近所到的材料裏，就見其一斑。

第一、關於思想統制，只許人們盲從，不許學員等閱讀報章雜誌，萬一要書，只好看正中書局，獨立出版社，就和青年書店的出版物，假如看旁的書店的出版品，就是「危險分子」。例如茅盾先生的子夜和郭沫若的言論集之類，亦全都禁禁之例。並且禁止有自由研究的精神，關於此的這裏有一個故事，是足夠說明的。今年二月初，陪都某婦團體，有七隊鄉村服務隊要調換工作地點。趁着這個機會，那團體的負責人命令把這一百多隊員集中在成都施以短斯的訓練。我有個朋友是主持這項訓練工作者之一，他曾目睹這樣一幕悲喜劇。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晚上舉行討論會，討論的題目是：「我們怎樣學習」。會場的空氣十分熱鬧，隊員發言的非常踴躍。當大綱裏「應該學習些什麼」和「如何學習」兩個小題目快要討論完了時，有一位不到十七歲的隊員要求發言。因為她是一個隊學習組的組長，因此對於當天晚上的討論會特別感到需要和有趣。但她的確還是一個小孩子，她說：「主席，我還有一個問題要提出來：我們在外縣服務，學習方面感到困難的是沒有書報可看。書店裏買不到什麼書，生活書店的書又不許看，會裏發的一些關於三民主義的小冊子又已經看完了。這實在是一個問題，如何解決呢？」另外一位隊員站了起來，據說他是一個極活躍的青年團員，和喜歡監視人家行動的某視察員又很接近。她說：「主席：剛才一位同學說：三民主義都看完了，我認爲是不對的。三民主義是我們一生一世都看不完的。而且我們應該絕對忠實三民主義，不容有絲毫的懷疑。那些思想不正確的書籍我們絕對不能看，不許看是有必要的……」會場的空氣於是變得非常沈重而含有威脅性。很少人敢發言了。冷寂了好一會。一位指導員希望使它和緩一些，以師長的資格出來說話：「主席：今天晚上的會開得很好，大

家都肯虛心而嚴肅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學習一定要有計劃……閱讀書籍頂好是能分期分類的讀……至於剛才你們提到研究三民主義的問題，我的意思是：三民主義好比我們的聖經，人人應當研究，天天應當研究……爲了更深刻的瞭解它，還應時多看參考書，譬如關於民生主義，就需要有經濟學方面的知識……總之：我們信仰三民主義，我們應該研究它……把各種學說和它來比較，證實它的偉大……」你說這幾句話有甚麼「錯誤」？有甚麼「紛歧」的表現？有甚麼「侮辱」和「懷疑」三民主義的地方？在我們看來這實在是幾句平常極中肯的話，沒有可批評的。可是事實却不然，他的話幾乎惹出來一場大禍。

後來據說那位先生是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生，頗有點歐美派學者自由研究精神。可是正因爲有了「自由研究」的精神，就活該她倒霉了！她這一席話還沒有講完時，剛才講的那位喜歡監視人家行動的某視察員，本來溜在隔壁寢室裏睡覺去了的，這時忽然出現在會場門口。她用手打了一個招呼，好幾位指導員也隨便都悄悄退出會場跟她到隔壁屋子里去了。幾個人唧唧喳喳了一兩分鐘後，又悄悄地回到會場。主席正做結論，快宣佈散會了。退出去又回來的一個指導員勁頭十足地站起來：「主席，我還有幾句話要講。」大家看見這位先生起來，心中不由一動，料想又有把戲看了。只聽她說：「不錯，學習是要緊的，看書也要緊，我們在鄉村服務的人，如果不加緊學習，一兩年後便會成爲十足的鄉巴佬……不過，我們不是大學生，用不着太大的計劃……應該多看些修身養性，爲人處世的書籍……」這顯然是暗中駁覆剛才那位指導員「看書一定要有計劃」的意見。下面的更是驚人之論了：「關於三民主義，我們應該認清楚，那是絕對不能懷疑的，根本就不能說甚麼研究……那是最完整的理論……至多只能加以探討……總之，對於三民主義只能有絕對的信仰，談研究是不妥當的……今天中國只能有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一個黨……請問你，你聽了這段話作何感想。連「研究」都不許了，還談什麼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其次，來講大後方的青年遭際，本來青年在大後方是被當局目爲危險品，他們成天在特務憲警包圍中過生活。譬如慶重各大學生，就是被特別注意的，近年來，學校當局（在軍訓教官或訓育主任的支持下）開除的

事件，突然增加，開除的理由大都是「行動不檢」，「曠課過多」，「操行不佳」等等，各種學術研究團體紛紛被解散，武裝搜查，習爲常事，「被傳」和失蹤的學生大都在離校之後，學校當局便懸示開除，不負責任，沙磁區各大學近來發生的事件，如表現學生尊師重道精神的援馬（寅初）運動，爲飢餓苛待逼成的伙食團事件，以及暑假前反對總考的請求，皆被人誣爲「異黨份子鼓動」而橫加壓迫，類似的事件在四川是頗爲普遍的，如成都，綿陽等地中學生遭受這樣的待遇，最驚人的是去年茶江發生的慘劇，戰時幹訓團原爲訓練幹部的主要機關，這一次有人忽然覺覺幹訓機關裏也成了問題，於是，將這六百人被拘捕起來，……

在貴陽，江南事件發生後，曾有數百青年被捕，聞有一部分悄悄的離開了人世。粵南某地當局爲了壓制救亡工作，會不惜以機關掃射，爲敵人消滅了動員民衆抗×的力量，在湖南，江西，浙江，廣東以及西北各地，到處有青年被捕或失蹤的消息。在北方，有一個政治性的青年團體，短期內被害的有一千二百多人，鄂西某中學，今年曾被三次武裝包圍搜捕，最後一次有三十多人交付「公審」。

各學校的入學考試，考驗思想的口試有決定作用，書籍，信件的檢查已公開執行，有些地方的學校仿照保甲制連坐法來對付要求進步的青年。

爲了訓練改造青年，防制「不穩」傾向，舉辦青了年勞動服務營，一個在重慶，一個在成都，一個在陝西咸陽，洛陽，蘭州也設了比較小規模的組織，收容一些失業，失學及有進步思想的青年加以勞動服務的磨練，好一點是「政治開導」，壞一點就是做苦工，咸陽勞動營的特種大隊，便是專爲拘捕扣押和各方面「保送」來的青年。「青年招待所」已經成立了十多處，分佈在陝，甘，豫，鄂，川，滇，粵，桂，湘，浙等省的交通要點上，收容流離失所和行動可疑的青年，相當於勞動營的檢查站和輸送站。此外設在某地的反省院，在集中大批青年施行感化，報紙上集團自首與「脫離×黨」的啟事已屢見不鮮。

第七，大後方學生的生活，除了少數富家子弟和領受特殊津貼者之外，絕大多數是掙扎在極低的生活水準

上。在重慶，有大，中學生三萬人賴政府貨金度日，貨金數字雖由十餘元增至二三十元以至五十元以上，而學生伙食始終每餐不見油，白水蘿蔔，不夠一飽的飯，一般學生大部因為營養不足而現出衰弱，體力，腦力，視力急劇減退，腳氣病，肺病普遍流行，教育部檢查全國一萬三千餘大學生體格的結果，證明了他們的發育營養，肺活量，體重都停在極低水準，鄂西聯合的中學生的伙食，每人每日發米十二兩，祇夠兩餐稀粥，學生略有不滿還會受到苛罰，這樣，一部分學生逃散了，也有很多患了肺病，據醫生診斷：致病原因是營養不良。

在成都曾有三十七個中學的學生，因三餐不飽而醞釀罷課，最近報紙上為學生膳食問題而呼籲的文字層見疊出。職業教育家楊衛玉先生本月初投書大公報就其所見所聞大聲疾呼，希求教育當局注意學生生活。

目前學生生活情況的低劣，一方面於山物價高漲，另一方面則由於學校當局的貪污舞弊，後者也頗為普遍，學生有不平的爭議，但大都毫無結果，去年陝西縣師範學生揭露校長貪污，而有四五十人被開除。疏散到陝南的幾個中等學校學生因物價過高要求遷回關中，中途被阻，發生了槍殺學生的慘劇。

教育部救濟學生的貨金，被一些學校時局用作範絡收買，位置私人的工具。

各大中學校近年來普遍的增加上課時間：大學每週四十小時，中學每週三十小時，加上自修時間達四十二小時，各種學科的講授莫不加深加速加重，同時考試數次也增加了，使得學生們不得不為學分而整日加油，這種「分數教育」施行的結果，剝奪了學生的全部時間精力，使得他們在營養不足，功課加緊兩重壓迫下，度着困苦而緊張的生活，大大限制了思想發展的可能。

這些都發生在「自由中國」的，而且都是很盡常的故事，它將帶給我們以最大的危機，假如我們不能把這些筆不勝書的罪惡製造者清除出去，民族解放的前途，會被他們帶到飄渺的境界裏去，因此願每個熱愛光明的朋友們，大家起來，運用我們的全力，來支持這切配現實的人權運動，結束頑固者的暴虐，為拯救中華民族的精靈而努力。

後記

要把中華民族從半殖民地的泥沼裏拯救出來，除掉真正動員全民力量來參加神聖的抗戰，別無第二條路好走，回顧四年來的事實，國內一部份地區確已呈現出蓬勃上升的朝氣，而所謂自由中國的大後方，黑暗重重，阻礙了全民對抗建事業的熱烈參與，而且還特製了各種各樣的「帽子」隨意送人，摧毀了做人的最低權限——身體自由權。觀乎為民族慷慨陳詞的馬寅初老先生被流放遠方，號召全國抗戰的張學良將軍被禁在明代的古屋裏，應着民族號召不遠萬里奔歸祖國參加抗戰的楊虎臣將軍拘在監獄，很多歸奔國難的華僑青年，被拘於巢中營，成千成萬熱烈祖國的文化人及其他社會領袖，均被迫出走，遠遁海角天涯，無窮的罪惡行爲，正是一「古筆勝書」！

要求保障人權的呼籲，最初起自香港的輿論界，不久得到了海內外的響應。人權運動，是求得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假如人權無止境的被摧殘，愛國者身爲牢囚，發國難財而苟私營利賣國之徒，則得據高位，不惟勝利託於空言，而且抗戰馬上有天殤的危險。因此我們就得嚴密注意它的發展，助長這運動的完成。除了於人權運動的理論求得清楚認識以外，我們還得把這滔天罪行予以揭發，激起全民的正義，挽黑暗爲光明，驅除那些禍國殃民的暗藏分子，回復每人都有擁護抗戰，參加抗戰的自由。本書的內容，就是最慘痛事實的寫照，大抵係根據時代批評人權運動專號纂輯而成。當然歹徒們的全部罪行，還不止此。

現在要集中我們視聽，不要輕意放過了給專門倒退的傢伙有屠殺現實的機會。用我們的行動來支持這民權運動的起點——人權運動，而發展成爲民權運動，來保障抗建的必勝必成。